



姑溪題跋

目錄

卷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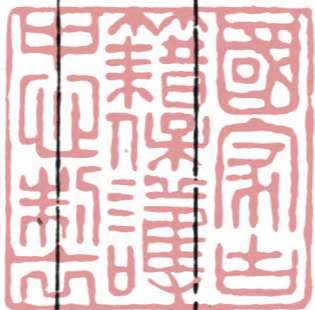
跋東坡四詩

跋東坡大庾嶺所寄詩

跋東坡與杜子師書

跋東坡書多心經

為楊元發跋東坡所書蘭皋亭記



又跋東坡蘭皋園記

跋東坡玉盤盂詩後

跋東坡帖

跋東坡觀音贊

跋蘇黃衆賢帖

跋蘇黃陳書

跋東坡先生書圓覺經十一偈後

跋戚氏

跋山谷帖二則

跋山谷晉州學銘

跋山谷草字

跋山谷書摩詰詩

跋山谷讀中興頌詩

跋山谷草書漁父詞十五章後

跋山谷書

跋山谷二詞

跋魯直頤庵記後

跋山谷所書藥方後

跋米元章儲子椿墨梅詩

跋米元章所收荆公詩

跋元章書二則

跋元章與術人劉思道帖

跋黃米書

跋采石三亭詩

跋吳思道詩二則

跋吳思道小詞

跋石曼卿二疎墓詩

跋曼卿帖

跋黃正叔帖二則

跋小重山詞

再跋小重山後

題賀方回詞

跋凌歊引後

跋魯公帖二則

跋魯公題記後

跋瘞鶴銘

跋樂毅論

跋荆公金剛經書

跋李衛公書

跋荆國公書

跋荆公所書藥方後二則

跋荆公薦醫生德餘奏草

跋荆公補成良臣克太醫生奏草後

跋君謨帖

跋君謨荔枝帖

跋韓次玉家君謨隸直行草書

跋文安國篆

跋蘭亭記

跋遺教經

跋麻姑壇記

跋陳伯修帖

跋趙汝霖帖

跋填伯筠書

跋論坐位圖

跋沈口達帖

跋懷素帖

跋古柏行後

跋畫贊洛神賦

跋春秋後

跋邵仲恭書

跋醉吟先生書

跋歐陽率更書

古帖

跋吳仲鹿書

跋儲子椿藏書帖

跋梅聖俞與郭功父詩二首

題所和丁希韓詩後

題黃擬山所藏劉君錫太尉画

書林逋處士詩後

題范巨卿傳後

卷之二

莊居阻雨鄰人以紙求書因而信筆三則

書趙鳳事

書牛李事

書楊綰事

書劉元平事

書柳材筆

又試筆

書陳格石刻

戲楊元發

偶書

贈人

書劉九思建茶硯屏

姑溪題跋目錄

終

姑溪題跋卷之一

趙郡 李之儀

撰



海虞 毛晉 訂

跋東坡四詩

近時以筆墨為事者無如唐彥猷其雅致自將故
所錄皆絕俗其子坳行筆無家法而近類蔡君謨
然亦自可喜家世相因所有多佳墨未嘗妄與人
蓋非東坡不可得孫莘老作字至不工每得佳墨

必悵然思見東坡方時初入講筵例有所賜乃以爲寄爾東坡捉筆近下特善運筆而尤喜墨遇作字必濃研幾如糊然後濡染蓄墨最富多精品自海外歸至廣州失船舉爲水所壞良可惜也

跋東坡大庾嶺所寄詩

予從東坡游舊矣其所作字每別後所得卽與相從時小異蓋其氣愈老力愈勁也自海外歸至大庾嶺上作二詩見寄其字政與後二帖相類臨卷

悵然幾至流涕

跋東坡與杜子師書

杜子師臨淮勝士予未嘗識其面頗聞其特立好義不妄許可寄食於人門館與妻帑輩卒歲相保裕如也雅善東坡老人酬唱往來甚款曲東坡謫儋耳遂欲盡鬻其家所有攜妻以往相依未及行會東坡內徙乃已惜其老矣意其已與世相忘也

此東坡自海外歸時所與書東坡尤喜淵明詩在揚州因飲酒遂和淵明飲酒二十首序其和詩之因則曰將盡和其詩而後已既畱海外卒踐其志雖歸去來亦次韻今別爲一集子由作序

跋東坡書多心經

蘇少公嘗爲其先公書是經施人以薦冥福長公則因張安道述夢中事作楞伽經已鏤版矣今在金山其他皆未嘗見也在中山時謂予曰早有意

寫華嚴經不謂因循今則眼力不迨矣良可惜者子能勉之否予亦僅分墨白每有愧於斯言也後偈近似郭功甫家張長史帖

爲楊元發跋東坡所書蘭皋亭記

明窗淨几筆硯紙墨皆極精妍是人間之至樂六一居士嘗以是爲自得至於一時勝流相與周旋隨時草木榮悴參次則今日之遇惜乎六一不得而與也然是樂也正如朝菌與夏蟲爾尚何足爲

元發道耶因載所自得者以系歲月

又跋東坡蘭皋園記

世傳蘭亭縱橫運用皆非人意所到故於右軍書中為第一然而能至此者特心手兩忘初未嘗經意是以僚之於九秋之於奕輪扁斲輪庖丁解牛直以神遇而不以力致也自非出於一時稟興淋漓醉笑間亦不復能爾故曰以瓦注者全以鉤注者巧以黃金注之則昏東坡此字其亦得之於是

歟不然豈復度越常日之書遠甚也

跋東坡玉盤盃詩後

東坡守東武得異花於芍藥品中既已名之又即席賦二詩以志其事異時聞其語并得其詩花則未之見也崇寧四年冬至後七日陽翟人傅君仲訓偶出花圖相示而東坡小楷二詩於其下蓋當日本也予得此花又見其字泫然流涕因次其韻

跋東坡帖

東坡從少至老所作字聚而觀之幾不出於一人之手其於文章在場屋間與海外歸時畧無增損豈書或學而然文章非學而然邪

跋東坡觀音贊

余將卜葬亡妻愛金陵山水之勝覲得卜以成所志或傳南城有其地遂訪焉早飯於崇因其長老欽余二十年之舊也謂余曰子胡不禱於吾觀音大士余卽如之旣作禮欽曰東坡南遷嘗禱而應

遂頌之前人爲刻石後有詔所在東坡文皆毀棄前人不敢違余問石所在曰幾碎矣索之力乃得於庫中米廩後塵土浚數寸稍曳出加湔洗而燦然如未嘗毀者蓋是石先刻馬祖龐居士像用其餘刻頌像已斷裂而頌獨完相與贊歎曰大士妙智力其驗無所不見欽曰毀之人固在也呼出問焉方毀時惟恐其不碎用巨斧斧數十應斧斷裂矣因指示輒大驚曰今安得如是不覺禮十餘拜

而復歸故處恭惟大士之靈豈獨堅信心於人遂此示現殆與吾東坡疇咎作大緣事故相感如是欽邀余記其事余亦幸其有應於得卜於是乎書

跋蘇黃歟賢帖

東坡帖乃其子邁所作亦自可喜大抵蘇氏諸子源同派異種種皆有過人處魯直成就諸甥之意可謂盡矣故率然自知類不相遠蓋一本於舅氏也少游自以書名行筆有秀氣无咎駸欲度驂

要亦不凡睿達特立不羣遂能名家雖未可入神蓋可入妙然未嘗以書經意者未易窺藩籬也

跋蘇黃陳書

東坡嶺外歸所作字多他人詩文似是有所避就然也魯直晚喜荆公行筆其得意處往往不能真質此乃未入川時所作瑩中作小楷有秀氣時拘窘自爲羞澀或未免墮羊欣域中是帖輒放肆有精神蓋與之相別六七年豈所謂隔宿不問道歟

跋東坡先生書圓覺經十一偈後

諸佛菩薩以慈閔故發大誓願度脫一切有情隨所因地而出見於世是以願力昭示不謀而同種種利益無一毫髮自吝老人以文學議論師表一代忠孝強果獨立不懼蓋其尊主愛民之心篤於誠慤豈非願力昭示隨其所因而出見者歟不然安得雍容純熟略無退轉之如是也政和五年四月二十三日門人李之儀謹題

跋戚氏

中山控北虜爲天下重鎮異時選寄皆一時人物然輕裘緩帶折衝尊俎韓忠獻宋景文公而已元祐末東坡老人自禮部尚書以端明殿學士加翰林院侍讀學士爲定州安撫使開府延辟多取其氣類故之儀以門生從辟而蜀人孫子發實相與俱於是海陵滕興公溫陵曾仲錫爲定侔五人者每辨色會於公廳領所事竟按前所約之地寤日

力盡歡而罷或夜則以曉角動爲期方從容醉笑
間多令官妓隨意歌于坐側各因其諧卽席賦詠
一日歌者輒于老人之側作戚氏意將索老人之
才於倉卒以驗天下之所向慕者老人笑而領之
避后方論穆天子事頗摘其虛誕遂資以應之隨
聲隨寫歌竟篇就纔點定五六字爾坐中隨聲擊
節終席不間它辭亦不容別進一語臨分曰足以
爲中山一時盛事前固莫與比而後來者未必能

地方圖刻石以表之而謫去賓客皆分散政和
壬辰八月二十日夜葛大川出此詞於寧國莊姑
溪居士李之儀書

跋山谷帖

紹聖中詔元祐史官甚急皆拘之畿縣以報所問
例悚息失據獨魯直隨問爲報弗隨弗懼一時慄
然知其非儒生文士而已也旣而得罪遷黔南從
戎凡五六年而後歸展轉嘉眉謁蘇明允墓上峨

嶠山禮晉賢大士下巫峽訪神女祠寓荆渚久之
召爲吏部郎辭不拜就假太平守踰年方到官纔
七日而罷所至遮道迎觀如李泰和其去也見意
如文翁自是屹屹宇宙間幾與三蘇分路揚鑣矣
嗚呼克之至此可無憾於踐形者然書法亦足聳
動後世固以人爲重要亦自能名家也草第一行
次之政正又次之篆又次之

又

魯直於親舊間上承下逮一以恩意爲主故先生
長者往往爲之斂衽者不獨以其文詞翰墨而張
向者其從母兄也峴路轉運判官輒奏徙魯直以
避嫌而向亦不能顯嗚呼聖日其可欺耶

跋山谷晉州學銘

荆公解美字從羊從大謂羊之大者方美今同華
間羊之胡頭者其重至百斤食之信天下之美味
不能過也趙景修獨以爲不然云四方之味惟適

口者爲美何獨羊之大者哉此固非通論蓋貴公子輩特以人爲輕重高下未嘗毫髮出於已審如是予將從天下之所同以回其迷妄雖得罪且無憾是猶魯直之文見擠於今之學者可勝歎耶

跋山谷草字

魯直晚年草字尤工得意處自謂優於懷素此字則曰獨宿僧房夜半鬼出來助人意故加奇特雖未必然要是其甚得意者爾

跋山谷書摩詰詩

曾子固謂蘇明允之文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辭雖春秋立言亦不過如是槩而論之惟明允可以當此非子固亦不能形容至此也魯直以摩詰大言詩方得其法乃真知摩詰者惟其能知之然後能發明其祕要須咀嚼久始信其難然則何獨詩耶凡落筆皆能如明允斯可與論文矣魯直此字又云比他所作爲勝蓋嘗自贊以謂得王荆

公筆法自是行筆既爾故自爲成特之語至荆公
飄逸縱橫略無凝滯脫去前人一律而訖能傳世
恐魯直未易到也

跋山谷讀中興頌詩

元結云天子幸蜀太子卽位於靈武上皇還京師
杜甫杜鵬詩云杜鵬暮春至哀哀叫其間我見常
再拜重是古帝魂又云生子百鳥巢百鳥不敢噉
仍爲餒其子禮若奉至尊又云君看禽獸情猶解

事杜鵬書天子幸蜀者猶天王狩河陽也書太子
卽位者猶不當卽位也書上皇還京師者不應尊
而尊之非其志也還猶來歸而京師者上皇之舊
物也哀哀叫其間者哀其播遷而終不返正也見
而再拜者痛憤其失其所也非其巢而輒生子與
餒之者謂能知恩而識序也卒云猶解事之云者
嫉之之甚也語言出於二人而忿世嫉邪互相表
發出於一律蓋甫而後未足與議先後也聖人之

言以法萬世故能吟詠情性以諷其上而春秋不
沒其實以示一字褒貶者正在於此

跋山谷草書漁父詞十五章後

家貧不辨素食事忙不及草書此特一時之語耳
正不暇則行行不暇則草蓋理之常也間有蔽於
不及之語而特於草字行筆故爲遲緩從而加馳
騁以遂其蔽久之雖欲稍急不復可得今法帖二
王部中多告哀問疾家私往還之書方其作時亦

可謂迫矣胡不正而反草邪此其據也然而非所
造直與神遇則安能至是亦足以自成一家而名
於世也崇寧二年九月三十日

跋山谷書

前三帖元祐中在京師時所書後一帖似是離西
川後所作嘗自謂後來之字方近古人亦必自有
得處他人不得而低昂也

跋山谷二詞

當塗僻在一隅與淮南兩浙皆接境距京師亦不甚遠溪山之秀飲食之富他處未易過之異時爲守者多薦紳間知名士來者往往愛之以故流傳以爲勝地然獨無文詞翰墨表發其勝不免有異同之論魯直自放廢中起爲吏部郎再辭不起遂請無爲當塗而得當塗猶蹭蹬幾一年方到官旣到七日而罷又數日乃去其章句字畫所畱不能多而天下固已交口傳誦欲到其地想見其真蹟

及其所及之人物皆不可得爲不足由是當塗鼎然真東南佳處矣事固有幸不幸者其來已久卓然自起足以見稱而有託特無有力者以發明之則淪落堙沒遂同腐草者固不少如蘇小真娘念奴阿買輩不知其人物伎能果如何而偶偕文士一時筆次夤緣以至不朽則所謂幸者渠不諒哉如歐與梅者斯又幸之甚者焉余居當塗凡五六年魯直所寓筆墨無不見之獨求此二詞意不知

所在比遷金陵又二年一日楊君庶之以書見抵
并以之相示而求記其後方知在楊氏蓋深藏不
妄示人也楊君豈以余與魯直厚故見誘而久之
方出者亦或別有所謂邪

所謂歐與梅者皆當塗官奴也魯直賦二詞且
有詩云歐靚腰枝柳一渦大梅催拍小梅歌舞
餘細點梨花雨奈此當塗風月何蓋爲是也

跋魯直頤庵記後

古人謂一句合頭語萬古繫驢橛魯直銘法清道
人頤庵引頤卦中義作合頭語予竊疑之魯直具
正徧知爲世矜式不應如是然予與之厚雅愛其
善遊戲而於遊戲中未嘗不出眼目清不知何許
人而其去不知幾何時今逢老又葺以待靈源老
人使魯直而在不知復作何語以爲回互而靈源
既居人亦將何以拈魯直之語也魯直不得而見
矣靈源又與予相遠予嘗與李道甫相遇於洪覺

範之坐或問道甫曰覺範將升清涼高坐道甫不可不出問話可以遞相布施開人天眼目道甫曰何問之有我當推倒禪床拗折拄杖喝散大眾而退覺範曰真作家手段但恐徒有其語耳覺範既不及升座而此段因緣儻尚在也試爲予呈似靈源遂請拈魯直之語因書見報隔宿不問道兼欲知道甫別後進退如何爾

跋山谷所書藥方後

凡物以資品爲上此造之者所命而未易一毫髮低昂也魯直第一等人其可見者皆如之斯人不可得而見矣流傳到眼幾至出涕崇寧五年十月十九夜

跋米元章儲子椿墨梅詩

予嘗評元章書回旋曲折氣古而韻高上攀李泰和顏清臣爲不足而下方徐季海柳誠懸爲有餘未易只赤論也

跋元章所收荆公詩

荆公得元章詩筆愛之而未見其人後從辟金陵幕下既到而所主者去遂不復就職荆公奇之挽不可畱後親作行筆錄近詩凡二十餘篇寄之字畫與常所見不類幾與晉人不辨頃見此字乃知荆公未嘗不學書也元章懷舊戀知故過其墳爲之形容讀其詩可得其意也

跋元章書

服古衣冠凡所運用必欲絕俗故往往以戲謔之名加之苟盡棄是等事一切如行筆則其可以砍額望邪

又

米元章爲蔡河撥發王元龍爲京西北路常平蓋當日所通書也元章與余甚善余於其字每心期之而終不能一到一見一爲之注目久之

跋元章與術人劉思道帖

饒陽劉君得郭璞之道行珞琭之術榮辱之兆
見於頃刻相值姑熟邈后題記歲月巳酉天寧
前一日米芾

是非邪正亦可以移於好惡至黑白曲直則不得
而移也於是乃有以曲爲直以白爲黑者往往從
而和之蓋不得而詰非詰之難知所詰爲難元章
作字信所謂曲直白黑而好惡輒爲之易位余嘗
病之近吾友張文潛評其書幾在鍾王季孟間然

後余所病者不藥而愈思道好古喜善類藏其書
過於尺璧寸珠異時非其人勿妄出一出當使擊
節不已則余與文潛實在其末光焉崇寧五年正
月二十四日

跋黃米書

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或以謂景
修其庶幾乎予曰子貢孔門之高弟亦孔門之罪
人也方是時彼五國者特無人耳不然匹夫安能

搖脣鼓舌遂獲逞於其間者哉黃米以書名天下亦景修之希驥也可不謹邪

跋采石三亭詩

王德循余見其初勝冠時如王良造父秣驥子而問途氣已無萬里矣異時天矯盤薄遂欲從八龍遊於瑤池之上信余初所見爲不謬也瑞竹後堂當暑如在冰壺間四五可人實相周旋而循攜茶見飲因出此紙邀余李此字方采石僧作三亭求

名與詩乃用以報之或者謂我謂之遂題破此寺矣故返其狂率而扶持之未知果何以扶持否邪要知三亭旣新陳迹二灼然亦未易能破也所謂四五可人者釋景祥惠日丁希韓釋文舉姑溪居士書

跋吳思道詩

東坡嘗謂余曰凡造語貴成就成就則方能自名一家如蠶作繭不畱罅隙吳子華韓致光所以獨

高於唐末也吳君詩咄咄逼近時人未易接武余雖未識其面呻吟所傳感歎不已聊摘其警策以實來素姑溪李之儀

又

文章要當先凌歷而後收斂正如坐而後立立而後走也豈遂以得坐立間者使期於行走自下圖高固余所病而嘉甫乃以是置定論於予不其虐哉思道近詩度越唐人多矣豈融俚所能彷彿其妙處略無斧鑿痕而字字皆有來歷論詩如舒王方可到劇擘之地編四家詩從而命優劣茲可見也政和五年二月十四日之儀書

跋吳思道小詞

長短句於遣詞中最爲難工自有一種風格稍不如格便覺齟齬唐人但以詩句而用和聲抑揚以就之若今之歌陽關詞是也至唐末遂因其聲之長短句而以意填之始一變以成音律大抵以花

間集中所載爲宗然多小闕至柳耆卿始鋪叙展
衍備足無餘形容盛明千載如逢當日較之花間
所集韻終不勝由是知其爲難能也張子野獨矯
拂而振起之雖刻意追逐要是才不足而情有餘
良可佳者晏元憲歐陽文忠宋景文則以其餘力
遊戲而風流閎雅超出意表又非其類也諦味研
究字字皆有據而其妙見於卒章語盡而意不盡
意盡而情不盡豈平平可得髣髴哉思道覃思精
苟輔之以晏歐陽宋而取捨於張柳其進也將不
可得而禦矣

跋石曼卿二疎墓詩

曼卿跌宕不羈劇飲尚氣節視天下無復難事不
爲小廉曲謹以投瓦合非獨不爲而已一有相值
藐然不少降意若此等輩終身不敢輒窺藩籬也
方時天下無事嘗感槩論列引物連類一切取律

如漢是時 二十
古人君相心奇之而適以多事爲戒故不果用雖
在祕書不屑夜遊浮沈里巷間見者如遇於煙雲
中與所善飲酒家其命至無算竟席不交一語引
去至今指其地爲神仙所降方大醉開省西門臥
大慶殿廡下衛士前呵問已而知爲曼卿也率辟
易以手加額上嗟側而去年纔五十餘竟死於小
官大鵬尺鷃九萬里而圖南與夫自決於槍榆枋
者固不可同日語橫海之鱣鯢覲於蹄涔盃杓之

問欲求合於一轍蓋難矣安得不叢驚聚駭或譏
且罵邪要亦如吾所素而無媿焉可也文詞翰墨
乃其餘事旣不得用聊復謏謏所好姑玩勝日而
流傳相夸覽之亦足以彷彿其平生爾崇寧三年
八月一日

跋曼卿帖

寶元定康間上方勵精政事招徠天下賢俊故得
人之盛超軼前古其遺風餘烈使後之人一歷耳

一到眼莫不頽然追誦聳然興起恨不得亟與之
俱而遂相上下也曼卿用雖不盡其才然文詞筆
墨炤映流輩人有得之者不異南金大貝十襲珍
藏以爲子孫不朽之傳況其先世遊從之舊迹同
而情相好者哉宐其尺牘交馳委曲展轉尤足以
見其傾盡而一時傳玩不獨其風流趣尚可以互
相表發且以知當時文物之勝信非前世所能先
後也

跋黃正叔帖

胡昭索靖韋誕俱學書於張伯英羊欣謂昭得其
骨靖得其肉誕得其筋蓋以肥瘠爲定則肉不勝
骨骨不勝筋明矣鍾繇問蔡邕筆法於誕而誕不
與以至搥胸嘔血魏太祖以五靈丹救之得活誕
死使人發其墓方得之是知用筆之法正所謂如
錐画沙如印印泥乃爲極摯余歷覽近日號能書
者獨於正叔得之不惟得用筆之妙其位置典刑

如溪是跡 二十二
於誕幾何而不相先後邪魯直輒以聖美之評少
之以余所見魯直乃自謂爾惜乎正叔今已失明
則此書不復可得亦如伯時右手之廢而畫筆自
絕也崇寧三年八月十日之儀題

又

正叔高標清致雖在烈日塵埃中見其字想見其
人清風颯然不召自至然其少所許可介潔不撓
獨於魯直委曲傾盡每見一語必手錄故因其字

所流傳者多魯直語正叔既病目廢而魯直歿矣
讀之慘然流涕

跋小重山詞

右六詩託長短句寄小重山是譜不傳久矣張先
子野始從梨園樂工花日新度之然卒無其詞異
時秦觀少游謂其聲有琴中韻將爲予寫其欲言
者竟亦不逮崇寧四年冬予遇故人賀鑄方回遂
傳兩闕宛轉紉繹能到人所不到處從而和者凡

五六篇獨得游酢定甫一篇并予所繼者次第之
會沈端卿彥國六人於瑞竹方丈彥國出此紙因
以識之諸上善人隨喜作觀定似天津橋上看弄
胡孫不知忠國師見之如何下語

再跋小重山後

予與方回相別五六年邂逅江上未及見首折簡
問勞甚勤懇其末云比多長短句安得與君抑揚
於尊俎間以尋平日美況未幾遽以相及每爲之
呻吟紉繹未必中律要將披寫倦滯如與之周旋
時有彷彿其妙處輒次第之庶幾知所警策也

題賀方回詞

右賀方回詞吳女宛轉有餘韻方回過而悅之遂
將委質焉其投懷固在所先也自方回南北垢面
蓬首不復與世故接卒歲注望雖博記抑揚一意
不遷者不是過也方回每爲吾語必悵然恨不卽
致之一日莫夜叩門墜簡始輒異其來非時果以

是見訃繼出二闕予嘗報之曰已備一升許淚以俟佳作於是呻吟不絕韻幾爲之墮睫尤物不奈久不獨今日所歎予豈木石哉其與我同者試一度之

跋凌歆引後

凌歆臺表見江左與時詞人墨客形容藻繪多發於詩句而樂府之傳則未聞焉一日會稽賀方回登而賦之僭金人捧露盤以寄其聲於是答之形

容藻繪者奄奄如九泉下人矣至其必待到而後知者皆因語以會其境緣聲以同其感亦非深造而自得者不足以擊節方回又以一時所寓固已超然絕詣獨無亘野王輩相與周旋遂於卒章以申其不得已者則方回之人物茲可量已

跋魯公帖

魯公墨蹟傳於今者惟此數帖子皆得而臨之後每見每爲之展轉肝膈間以扣其佳處竟不能仿

佛乃知古人用意精微非今人所可到也

又

魯公以正書取重然不見其行亦不知其超然遠韻蓋不如是不足爲魯公也

跋魯公題記後

文詞字畫入人易澁然於立身行已了不相干魯公忠義皎如星日獨以字畫幾至蒙昧要之精於藝者不可不謹也

跋瘞鶴銘

趙景修歸自金陵會於瑞竹藏院凡七人陳元俞楊元發明叔張德夫覺夫李端叔覺夫出此書相示世以爲右軍書或謂其語不類晉人然卒不能辨也自歐陽文忠公指華陽真逸乃顧況道號遂知爲唐人書爾後襲前說者必相與排詆殆不復容是正其如知耳而不知目天下之公患吾知爲佳字耳何必紛紛於唐晉也

跋樂毅論

高紳爲湖北轉運使道中聞砧聲清遠因得此本於其覆而已斷裂矣遂載以歸完理緝綴櫝以木箱所可辨者如此後世之傳布皆止於海字則其碎而不緝者良可惜也

跋荆公金剛經書

骨多肉少則瘦肉多骨少則肥惟骨肉相稱然後爲盡或謂荆公知骨而不知肉今見此經則知傳

者不識荆公書遽以常所見清勁爲瘦也

跋李衛公書

予讀紅紱妓傳得衛公之爲人蓋此書已落第二也

跋荆國公書

魯直嘗謂學顏魯公者務其行筆持重開拓位置取其似是而已獨荆公書得其骨君謨書得其肉君謨喜書多學意嘗規摹而荆公則固知其未嘗

如海是跡 二十七
學也然其運筆如插兩翼凌轢於霜空鵬鷲之後
此其晚年所作紙上直欲飛動信所謂得之心而
應之手左右逢其原者也

跋荆公所書藥方後

用藥如用人非知其必可以任此責則未嘗輒用
故能終始以收其功古之人多用單方蓋識病知
藥乃如是後人浸昧茲理遂雜用諸品至有君有
臣有使強自主宰以文其所昧端可歎也

又

作字爲文初必謹嚴於時造語須有所出行筆須
有所自往往涉前人轍迹則爲可喜久之語以不
蹈襲爲工字則縱橫皆中程度故能名家傳世自
成標準凡學者從此卷首尾求之當知吾言爲不
妄發也宛陵巨孝叔書余三十年前曾見於李正
叔家宛陵乃其人也最後一絕集中不載固未嘗
見

跋荆公薦醫生德餘奏草

始余居當塗蕭然環堵間人不堪之日一秀翁明目持刺字前見如有位與有聞於時者逡巡前後卻而不敢進余亟與之接則以醫自名稍卽之蓋有識能文詞表表秀出一時之士也云我以君流落至此邂逅此行故相過焉又云我家金陵世以鑿行先人從王荆公遊寓於家學實則雅相師友者荆屢勉其進取而辭焉曰是亦爲政奚其爲爲

政鑿與仕何擇能不愧於人不忤其行足矣荆公曰子果不凡也卽以其術上之其所草奏則當時親筆我以是藏之非謂荆公而有夸也姑誌一時之事以見我先人之所不可奪余未之信遂見其藏而聊識于後比徙金陵居久之而後信其所守爲不妄相與周旋日愈親而愈可愛然其相過不辨色則燭下問之乃以病告者戶外之足相踵也其來至奔走旁數百里地得一脈死生無所憾得

一藥無與自天而下巧發奇中藥入病去如易置
肘腋獨不與在事者俱而在事者亦莫之知也余
與所待哺者皆恃以安而日下徐德父兄弟亦深
知之嘗曰德父兄弟君子也我得其知而君實先
焉他不復計其名修字德餘大觀二年八月十一
日書

跋荆公補成良臣克太醫生奏草後

山濤啟事蓋以一時人物爲已先務故止自朝廷

公相下至草澤方伎由所啟者往往名世荆公自
任以天下之重固不可與濤比然其所因與夫因
之者則異也崇寧三年四月二十四日

跋君謨帖

東坡老人謂君謨書爲世第一要之知書爲難能
者乃信此語

跋君謨荔枝帖

學書生於行筆苟不知此老死不免背馳雖規摹

前人點畫不離法度要亦氣韻各有所在略不繫其工拙也君謨自少以能書得名至老以作字爲悅然行筆遲肉勝骨而此帖乃反是疑得之倉猝間或粉紙枯澀運墨不勝而然其如堅勁不撓備盡衆體信一代之師表也

跋韓次玉家君謨隸直行草書

君謨善書多學絕備衆體蓋前人善作字者類如此惟不爲筆所制故無不適宜也建中靖國元年某月日次玉具飯仲孺述之端叔作客并試常和舊墨飲小鳳團茶時久雨乍霽霜天陰徹極爲勝遇也

跋文安國篆

景脩談金陵近事憂憂皆可人意非紬繹展轉不能中程度諧律呂文安國余與之遊三十年善論難劇談切中尤得於罇俎間爲多嘗謂其宿疇預計不如是必有脫略可指議處然篆筆方嚴勁正

未嘗妄立一筆豈舌端筆次自應相契故如是抑
機警爽悟不謀而然邪聽言觀書如會茲境可勝
慨歎

跋蘭亭記

貞觀中既得蘭亭上命供奉榻書人趙模韓道政
馮承素諸葛貞等各榻數本分賜皇太子諸王近
臣而一時能書如歐陽虞褚陸輩人皆臨榻相尚
故蘭亭刻石流傳最多嘗有類今所傳者參訂獨

定州本爲佳似是鐫以當時所臨本模勒其位置
近類歐陽詢疑詢筆也此石已爲薛向取去見在
向家而定州石刻又從而傳模者然亦不能辨真
贗若諦觀錙銖則較然相遠矣此乃向家本也

跋遺教經

書學盛於魏晉至唐漸衰然當時猶以爲事故卓
然名家者班班可紀中葉以後如徐季海輩號能
名以歐虞諸人槩之則殆不可同日語頃見季海

所作圓覺經字如菘荳大精神位置無一毫髮可
以指議則其所學非一朝夕而能至此也大抵唐
人喜寫經而寫經字多出一律歐陽文忠公謂此
經爲經生所作恐未必然其格韻頓挫非士人知
書學善行筆者不能到謂之晉人書則不可惜其
名氏不傳也

跋麻姑壇記

作字大至方丈小至粟粒其位置精神不差毫髮

然後爲盡如以此字與中興頌參較當知予言爲
信

跋陳伯脩帖

吾友陳瓘瑩中嘗謂予曰行已有恥不懈于位建
安陳師錫伯脩異日當近之予固未識伯脩姑以
瑩中之言竅之一日清羸少年後一大面長人避
后于葉唐懿中美之座旣去中美曰是少年則陳
伯脩而大面則某人也頗識之否予曰伯脩得於

如海是路 三十三
瑩中已久而彼將奈何中美反脣而不答後伯脩
登上第一命湖州掌書記特表見於東坡老人赴
逮之際天下識與不識已想見其人比權御史論
事不合亟去已而較祕書歷中臺出使爲州再踐
御史堅勁豈弟所至卓然予遂與之甚厚而泛觀
夷考則吾瑩中之言反近之而未盡也

跋趙汝霖帖

趙君學九成宮刻漏銘於正書尤工刻出殆咄咄

逼真矣其行書則別是一家不知何所從來也

跋填伯筠書

治平中錢塘元積中子發守山陽樂士喜談笑山
陽介東南舟車之衝以故客至殆不容館穀伯筠
嘗岸幅巾著芒鞋見子發於清晨盛服聽覽之際
子發爲之倒屣卽謝他客輟所事命酒三斗挹大
觥以沃之語諄諄勞苦欽擁之不已伯筠直視取
爵了不與酬對酒盡翻然引去州人謹傳曰吾史

君有是容可不往敬邪戶外之屨至無少間伯筠
多作字出瘦詞爲謝而口未嘗啟也予爲兒童時
亦往見之輒謂予曰家何在將奉報明日旣至索
酒滿引揮滿壁而去方時子發募州人作新橋甫
成矣請伯筠記之適據一大几隨請題几上州人
亟模之石相與率百金爲謝伯筠怒目叱去清晨
拏小舟徑歸子發走十餘輩挽之不回嗚呼世豈
復有斯人哉

跋論坐位圖

魚朝恩擅國賣權後世言惡則必稽焉然魯公名
重一時特降意交接而拳拳以納於正固曰旣明
且哲以保其身要亦未始輒忘其本也

跋沈□達帖

予官四明與□達爲僚時纔二十餘雖□□□□
□好書而漫不識其徑路始問津於□達而特展
轉開曉後不能副其勤要亦不忘所自其所見曉

至於近古無蹈姿媚以悅可世俗爲工今則沒溺殆不容出頭矣每有媿於斯言也

跋懷素帖

草書以精神爲主傳模既已失真又恐流傳分布纔見行筆次序爾要知骨肉俱無安可語精神邪懷素字頗肉多當時固已謂之云憨肥和尚豈能作清勁字是後稍就瘦硬蓋亦非其故步矣

跋古柏行後

或謂子美作此詩備詩家衆體非獨形容一時君臣相遇之盛亦所以自況而又以閔其所值之時不如古也第淡攷之信然作者苟能周旋於其命意造語之際於詩於履踐皆可追配管人不當止謂之詩而易之蓋自風雅之後正宜有取於此世無孔子故單見淺聞有所分別良可歎也政和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積雪初霽希韓德循攜茶相期於天寧圓若虛首座之天竺軒希韓出此紙見

邀作字輒以是應之既終二君又作山藥芋頭蘿蔔晚菘號甜羹爲潤筆真一段佳事會者天寧慶西庵琳禪鑒仁姑溪老農書

跋畫贊洛神賦

畫贊在丁文簡公家熙寧初予與公之孫義叟上民遊嘗密以相示錦囊十襲非甚欵好不妄出也後十餘年始見石刻流落訛缺無復完本不知真蹟果何在耶洛神賦乃絹上書在周安惠家安惠

之孫延年翁孺尤見厚每過其家必傳玩久之其後無聞矣是書亦莫知所託可勝悵然

跋春秋後

春秋之世先王之迹猶在故一言之出盛衰存亡繫之孔子因而是是非非以詔後世左丘明隨事而解之炳如星日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丘明與有力焉然詩書所述訓其未然之教而春秋之法示其已然之實至文辭之所研紀叙之該貫

如溪題跋 三十七
學者所當洗心不獨惟法之可信也

跋邵仲恭書

邵仲恭字秀有餘而老不足余以是知其爲不壽也諸帖皆陝西轉運使時與李獻父者語嚴意重所以事尊親前輩當如此

跋醉吟先生書

醉吟老人固善書而未嘗以書自名真善書者也正行蓋嘗見之矣獨小字今始得之使古人復作

余未知其先後也

跋歐陽率更書

此碑於歐陽率更書中爲第一於今所傳正書爲第二從一點一畫求之無一毫髮差舛信所謂如錐畫沙如印印泥者舊藏西京范忠獻家今則破碎殆不勝摹印矣此亦近所摹者其補葺僅能成秩而不知他日又如何也拊卷增感

古帖

叙事有法度殆無一字虛設非老於文學者不能至是似是呂文靖公所書元方嘉問皆呂氏子弟名字余未嘗見文靖書故不敢直以爲是

跋吳仲鹿書

前輩於其所事無不盡仲鹿作此字時已老矣想見其人覽之增敬

跋儲子椿藏書帖

凡書精神爲上結密次之位置又次之楊少師度

越前古而一主於精神柳誠懸徐季海纖悉皆本規矩而不自展拓故精神有所不足或謂作字正如習馬步驟馳騁各有先後一失其節御者所愧至其奔軼絕塵則乃能見其材魯直草字有類誠懸季海與夫馬之在御者正書行書則爽秀爲多要之足以名世也大觀二年八月四日姑溪居士題

跋梅聖俞與郭功父詩

余爲兒童時誦采石月詩愛其詩想見其人既見其人則知聖俞僅能識其詩爾今得盡觀其所與詩帖亦與余疇答所期無以異豈所謂仁者見之謂之仁崇寧二年十月十九日汝墳劉晦叔建安游定甫趙郡李端叔

又

聖俞以詩名世一時偉人合力挽之而竟不得進晚始爲國子監直講唐書置局僅得與討論書成

將用爲館職而死矣命不可控乃至是邪或者云亦可爲功父三歎余以謂不然聖俞得名如是故如是而止功父之名不止如是將不止於是孰謂命終不可控哉崇寧二年十一月一日

題所和丁希韓詩後

姑溪居士將有墳山之役車載脂馬已勒僕夫以日莫途遠爲告甫命駕矣有當其所前者頭不裹而髮鬢鬢頷無須而立踉蹌持短封顧余欲持而

不能語詰之亦不答比發封展玩則吾希韓之詩
噫數十語之間鋪叙一場佛事了無毫髮可間其
隙雖欲不報其可得邪既報之又接武而至益愈
多而其語益工愈窮之而愈不可測管王劇爲鳳
閣舍人一時號爲敏麗嘗大庭班齊同日七八制
下劇命數筆吏環立而口授之筆吏曰舍人少從
容我輩筆不能停懼恐失事而制出中外傳誦
其後過於其前信作者之工必在於此是余今而後
將閣筆矣苟或見寬幸以此爲約庶幾追逐獲借
餘地希韓以謂如何余既錄所和詩因附見其意
法家者流願無以請求見東

跋黃擬山所藏劉君錫太尉画

劉瑒爲宣武節度使每大饗牙進歌童舞女瑒以
爲非是乃更用壯士介甲胄挾劍戟相搏刺使觀
者增氣史氏躉之姝不知投壺雅歌輕裘緩帶真
古多名將之事也尚何累於歌童舞女哉劉侯以

椒房近戚致位通顯而恥以之自下輒感慨激厲
取名戎馬間卒提衛兵危得鉞遽不幸視其趣尚
幽遠動有典則雖筆墨流傳人爭得而寶之與夫
習膏粱以玩於無所事而然者不可同日語也嗚
呼天下承平久矣斯人者不得崛起於功名使衛
青霍去病輩獨高於前世而死可勝歎邪蓋將有
拊卷想像欲作而不可得者建中靖國元年六月
二十四日姑溪李之儀

書林逋處士詩後

西湖風物固不遷但無和靖輩人物爾覽之悵然
姑溪老農

題范巨卿傳後

朋友之道廢久矣託生猶不可得況託死耶凜凜
若人至今尚有生氣思道獨友之於千有餘年之
後豈其金石不渝真有志於是者歟遂假一時善
書者錄以置座右而特用以自警策且復告諸氣

類孰不知有是道孰不知有是人而未有彷彿於
議論商榷者詎能雍容屢踐將與之並驅爭先乎
吾知勉矣亦由思道而發之也

姑溪題跋卷之一

終

姑溪題跋卷之二

莊居阻雨鄰人以紙求書因而信筆

口近詔求遺書乃太平甚盛之舉本朝書最不備
臣庶之家亦多苟簡不以爲事自晉隋兼南北兩
朝經籍特富其所藏之地號嘉則殿其卷至三十
七萬大業之亂存者無幾武德初纔有八萬卷又
平王世克得嘉則舊書八千卷自黃河水運入京
師至砥柱舟覆而亡開元中置使置院專治其事

然著於錄者又減武德三分之一通一時學者自
爲之書僅補其闕以甲乙丙丁分經史子集爲四
庫安祿山之亂尺簡不存元載當國請以千錢購
一卷分遣使徧天下搜索稍稍全復遂增四庫爲
十二庫一目爲四庫矣文宗尤所留意而十二庫
方克滿復經廣明播遷迄于天復遷都乃蕩然無
遺又更五代之亂臣庶之家救死不暇豈復以此
自表見故本朝書藉逮今未振宋綬李淑二家號

藏書亦不過一二萬卷而已綬家又爲火所盡其
孫景年方展轉圖足未幾輒死豈其數耶抑有所
待也

又

油拳紙工所用法乃澄心之緒餘也但其料或雜
而吳人多參以竹筋故色下而韻微劣其如瑩滑
受墨耐舒卷適人意處非一種今夏末涉秋多暴
雨潮水大圩田之水不能洩吾之野舍浸及外限

如海是跡
二
戶內着屐乃可行會莊夫以收成告既來復值雨
寸步不能施終日臨几案忽忽無況雲破山出時
時若相慰籍者邂逅鄰人出此紙見邀作字既與
素意相投凡數十番不覺寫遍安得能文詞者相
與周旋既爲之太息而又字畫不工似是此紙厄
會所招也

又

東坡每屬詞研墨幾如糊方染筆又握筆近下而

行之遲然未嘗停綴渙渙如流水逡巡盈紙或思
未盡有續至十餘紙不已議者或以其喜濃墨行
筆遲爲同異蓋不知締思乃在其間也楊文公與
人對奕飲酒次人或以文爲請卽以方角小紙蠅
頭細字運筆如飛而與飲奕不相妨其詞又皆實
以前世事對偶精密引據審確所命意粲然如掌
握中而利害明白不容有所增損二公皆一時異
人固未易優劣要之東坡之濃與遲出於習熟而

文公之小紙細字亦非有所必也故知熟則生之
生則熟之貴乎無所滯閔爾至其飲奕相參而各
能辦則東坡不善奕飲一小杯則徑醉睡或斲亦
未嘗放筆既覺讀其所屬詞有應東而西者必曰
錯也但更易數字因其西而終之初不辨其嘗如
是也

書趙鳳事

劉知幾吳兢撰武后實錄書張易之昌宗誣魏元

忠子齊私謁廬陵王事嘗邀張說爲證而說已許
諾賴宋璟力止之說得冒以爲忠後說當國讀之
而內自屈嘗與兢曰劉子元叙此事太不假借兢
曰子元已死不可受誣於地下此事實兢所書其
藁故在說後屢斬刊削而兢終不許世皆以爲今
日之董狐也至趙鳳爲莊宗實錄乃將何挺論劉
胸疏不載胸既相遂引鳳某政事去古浸遠所謂
董狐者果何人哉

書牛李事

長慶初錢徽典貢舉李宗閔以所親託之李德裕
李紳元稹在翰林密啟其事宗閔坐貶嫌隙自此
遂結至大和中宗閔爲宰相會德裕召爲兵部侍
郎宗閔協牛僧孺併力擠之并罷裴度政事而僧
孺尤力朋黨至牢不可破侵尋四十餘年搢紳之
禍不能解乃有牛李之號武宗立專任德裕而爲
一時名相唐祚幾至中興力去朋黨卒爲白敏中

令狐絢所中傷豈無心始可立事而有心則訖不
能濟使德裕不以前日爲念而一心所事唐祚固
未艾也

書楊綰事

楊綰少孤貧獨處一室左右圖書凝塵滿席泊如
也雅不好名有所論著未嘗示人後爲相時郭子
儀再造唐室勲德方盛特爲之裁損騎從以避其
高名清節名者實之賓也招之不來麾之不去豈

在汲汲自衒鬻以沽之邠內不足者急於人知詎
不諒哉是等人也尚何足云聊以知有其實而名
自至有之已非是況無而自爲有者乎

書劉元平事

唐霍王元軌太宗子與處士劉元平爲布衣交或
問王所長於元平答曰無長問者不解元平曰人
有所短乃見其長君王無所不備吾何以稱之人
不見其長則爲全人矣蓋其質旣美則動容周旋
莫不如是譬之嘉木本立則枝條根節大小長短
皆中規矩繩墨見者一一知其爲可用也又何擇
焉

書柳材筆

元祐中錢塘倪本敦復通守當塗一日抵書相問
勞籍以十筆其籤云河東柳材予時方學書得筆
試之頗相入是後訪柳不可得而念亦不少輟異
時予得罪流是邦旣到首幸自償所念而材乃歷

如海是跡 六
陽人死已久矣爲之悵然久之過少廣書室得柳東所藝宛轉抑揚二十年之負恍然見慰問之蓋材族人於是知典刑淵源不無所自來也但予老矣字畫日退良有愧于疇昔臨紙一長歎

又試筆

手和筆調作字乃佳迫促取能未見其可前人任爲一事蓋嘗終身蹈踐悲歡窮通未始不在也退之序高間謂僚之於九秋之于奕渠不諒哉雖曰

一技要須如是方盡僕知而不能行故白首如逆風駕船進寸退尺不圖誤有見索每臨紙必爲見愆況手未和筆未調又迫促勉強邪似是此紙逢厄會定將覆醬瓿矣可勝感歎

書陳格石刻

予少時客廬山見諸刻石字皆有精神退而求其真蹟率不迨也乃知模勒之妙有以假借致然是後每作字必歎息不得其人相與表發比過金陵

所見如廬山時至其畫筆則又過之迨詰其所自蓋南康人陳姓名格從事於此十二世矣予固知他人必不能至是又以信予平日一見爲不可易也凡技之善如庖丁解牛輪人斲輪直以神遇而不以力會然後爲得況十二世傳習之久邪彼徼幸於一旦之遇者雖資藉展轉豈得不自愧哉

戲楊元發

楚令尹子西將死家老請立子玉爲之後子玉直

視則則於是遂定昭奚恤過宋有饋彘肩者昭奚恤阿阿以謝爾後阿阿則則更爲歎息聲嘗究其所自乃得於此元發偶有所系蒼黃失據屢詰之輒阿阿則則予固知元發非二人者不知其聲從何而致請知者注出

偶書

儁傑廉悍雅健雄深蓋嘗見其人矣旣獨立於千仞之上則下視萬物如在掌握間足一跌遂至於

訖死不復振故曰知所愛則知所養也不有其養則無異自臥於地以望百赤樓上其免於物役固難矣所謂僞傑廉悍雅健雄深者尚何足云纔一間爾而相反如是所以擇術不可不謹也

贈人

丙戌正月九日過彥國明窗稍理蘊火取暖焚香烹茶翛然相向欲歸而德威遽至復坐笑語徐視几上散帙得杜詩五代史廬陸歐公集宋文選不

覺駭愕輒謂彥國曰子之膽過身矣已而抵掌相顧曰膽未足大姑我學屠龍爲有罪姑溪老人

書劉九思建茶硯屏

番陽鍾弱翁少有出塵意中間輒崢嶸戎馬間以功名乎表裏晚乃致位通顯然無妻妾所與俱者纔一族子似已不自得於半途之失矣故每於世外人必從容展盡若相氣類者上饒劉思道以術名於世嘗得其建茶硯屏云管嘗相遇於京師臨

分以之爲別其義不可忘也遂命工成就之予方有所適思道冒大江特見訪於歷陽出以相示因以記其所自來亦以尋吾弱翁之舊也崇寧五年九月二十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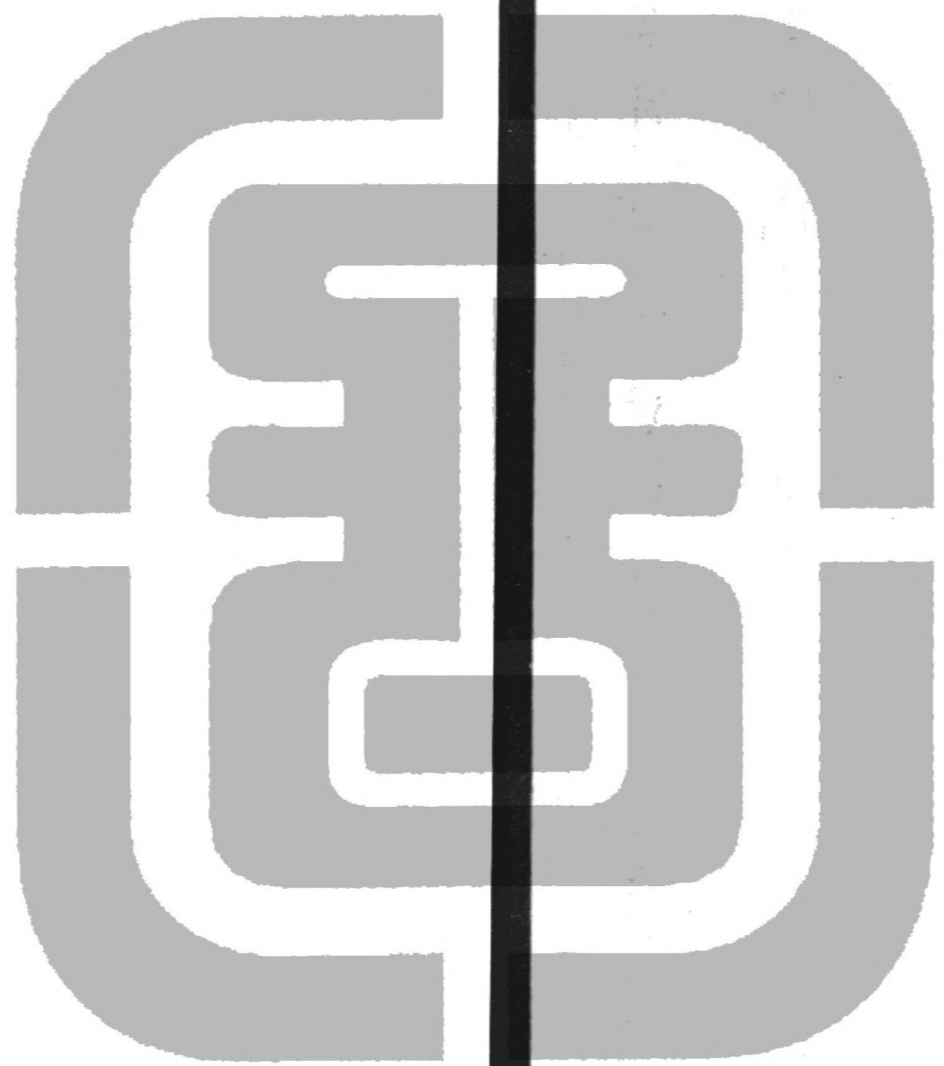
余梓姑溪詞一卷行世久矣恨未見其全集戊寅歲莫遇蕭伯玉先生於吳門舟次見余集宋元諸名家題跋盛稱姑溪老人可比阿師雖同門四學士六君子不能及也因出抄

本見眎不啻盲人索途而俄與之策矣但此老好用古字如互作耳尺作赤帙作秩之類甚多讀者每訝余刻之譌輒為更易何異認就理為袖裏改出就入就為出袖入袖邪其辨論瘞鶴銘迺曰吾知為佳字何必紛紛於晉唐恐南邨老人見之未免噴飯矣海隅毛晉識

溪是歌

十

溪古



石門題跋

目錄

卷之一

題才上人所藏昭默帖

題靈源門榜

題昭默墨蹟

題昭默自筆小參

題昭默與清老偈

題昭默遺墨

題真歸誥銘

題潛庵書

題佛鑑僧寶傳

題諡叟僧寶傳後

題珣上人僧寶傳

題宗上人僧寶傳

題圓上人僧寶傳

題淳上人僧寶傳

題其上人僧寶傳

題範上人僧寶傳

題端上人僧寶傳

題隆道人僧寶傳

題休上人僧寶傳

題英大師僧寶傳

題所錄詩

題佛鑑蓄文字禪

題弼上人所蓄詩

題言上人所蓄詩

題自詩寄幻住庵

題自詩

題權吳中詩

題自詩與隆上人

題珠上人所蓄詩卷

題華光鑑湖圖

題墨梅山水圖

題墨梅

題蘭

題公翼畜華光所畫湘山樹石

題橘洲圖

題平沙遠水圖五則

又題公翼所畜

又宣上人所畜

又惠子所蓄

又稱上人所作

題華光梅

題石龜觀壁

題廬山

題天池石間

題浮泥壁

題清修院壁

題白鹿寺壁

題觀音院壁

卷之二

跋唐明皇傳

跋狄梁公傳

跋井里誌

跋達道所蓄伶子于文

跋邴根矩傳

跋魯公與郭僕射論位書

跋杜子美祭房太尉文藁

跋東坡山谷帖二則

跋東坡與佛印帖

跋東坡平山堂詞

跋東坡與荆公帖

跋東坡老木

跋東坡悅池錄

跋東坡緘啟

跋東坡書簡

跋山谷所遺靈源書

跋山谷雲峯悅老語錄序

跋山谷筆蹟

跋山谷帖

跋行草墨梅

跋橘洲圖山谷題詩

跋山谷五觀

跋黔安書

跋山谷字二則

跋珠上人山谷醵池詩

跋與法鏡帖

跋石臺肱禪師所蓄草聖

跋山谷筆古德二偈

跋山谷雲庵贊

跋東坡山谷墨蹟

跋山谷字

又詩

跋叔黨子

跋本上人所蓄小坡字後

跋了翁詩

跋了翁書

跋瑩中帖

跋瑩中詩卷

跋江表民願文

跋李商老詩

跋徐洪李三士詩

跋蘇子由與順老帖

跋張七詩

跋高臺仁禪師所蓄子宣詩

跋道鄉居士詩

跋鄒志完詩乃其子德久書

跋四君子帖

跋呂鎮公詩

跋李豸弔東坡文

跋養直可師唱和真隱詩

跋養直詩

跋謝無逸詩

跋無盡居士帖

跋蔡子因詩書三則

跋李商老大書雲庵偈二則

跋韓子蒼帖後

跋太師試筆帖二則

跋公袞帖

跋三學士帖

跋蘭亭記并詩

跋荆公元長元度三帖

跋百牛圖

跋周廷秀誦唱詩

跋順濟王記

跋李成德宮詞

題石門題跋

異哉覺範徑欲與蘇黃諸公高揖相向可謂
禿髮文宗然每見其慷慨嗚叫霧氣出淚流
肩搖骨湧又天下一片有心人非區區文字
禪也子晉刻各家題跋而殿之以窅音尊者
真具一隻眼

山東靈世准書於潤州使院

時漏下二鼓

真具一雙眼

軒也子... 與之... 非... 文...

夫... 宗... 其... 其... 高... 下... 體...

石門題跋

石門題跋卷之一

宋 沙門德 洪 撰

明 古虞毛 晉 訂

題才上人所藏昭默帖

傳曰雖無老成尚有典刑然則老成典刑所不逮也予還自海外叢林頓衰心不為之動者恃昭默在耳今又棄我而先惟之不自知涕零也宣和元年八月游法輪見東甌才公道人出此軸為示知

師弟子之間蓋如是衲子動成阡陌而才獨軫念
昭默豈妄與人者乎予既見其筆蹟又得與才游
彌日茲游也豈虛行哉

題靈源門榜

靈源初不願出世隄岸甚牢張無盡奉使江西屢
致之不可久之翻然改曰禪林下衰弘法者多假
我偷安不急撐拄之其崩頽跬可須也於是開法
於淮上之太平予時東游登其門叢林之整齊宗

風之大振疑百丈無恙時不減也後十五年見此
榜于逢原之室讀之凜然如見其道骨山谷爲擘
窠大書其有激云嗚呼使天下爲法施者皆遵靈
源之語以住持則尚何憂乎祖道不振也哉傳曰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靈源以之

題昭默墨蹟

余還自海南館于道林道人朱公破雨自雲蓋來
坐未定出昭默書一軸予久去箴誨初見必輒輟

石門是蹟
二
熟視之不自覺意消也秦少游至錢塘見功臣山
政禪師書歎以爲非積學所至其純美之韻如水
成文出於自然昭默暮年臻妙其以是哉顏平原
有大節於唐而以書名識者憐之予以謂斯人德
高而名往就之耳借使此老書不工尤當寶祕況
工乎愈可寶也然與其門人書語多以見及余衰
退流落又自恨生所知遇不能不短氣耳

題昭默自筆小參

游東吳見岑邃爲予言秦少游絕愛政黃牛書問
其筆法政曰書心畫地作意則不妙耳故喜求兒
童字觀其純氣昭默自臥疾後無他嗜好以翰墨
爲佛事如示衆以小參之語皆肯自筆此殆清閒
有餘又性不違人豈一代宗師而作許兒戲事此
所謂大慈過人之行非近世栽培聲名高自標致
所能及也誠侍者出以示予覽之涕泗橫流某年
月日

石門是路
三
題昭默與清老偈

昭默孝友於昆弟而以謙自牧不如是法道何由
興乎予觀其贈洞和禪師法句曰志有常守誠無
外求及疑其語瞻其風度此老爲作實錄耳未見
洞和令人莫測其爲人及見之坐使人意消也韓
子蒼曰真本色住山人子蒼豈欺予哉

題昭默遺墨

昭默老人道大德博爲叢林所宗仰雖其片言隻

偈翰墨游戲學者爭祕之非以其書詞之美也尊
其道師之德耳予游諸方處處見之開卷輒識其
真精到之韻骨枯老狀蓋其退居時筆也南嶽見
方廣圓首座出此爲示噫圓知敬慕昭默其亦賢
於人遠矣

題真歸誥銘

宗師之於生死之際說法作偈者有之未有自作
銘誥者也予觀昭默此文奮激頓挫精到無餘雖

本門是跡 四
鳩摩羅什道安輩平時作爲且不能及況病與死
隣者能爾乎蓋其道眼高妙唯道是視初不知其
有生死之烈也不然何以卓絕高勝如是之盛哉
拜讀不勝增氣

題潛庵書

傳曰有國者非謂有喬木也謂有世臣也予亦曰
有禪林者非謂有四事之傳也謂有耆年也潛庵
今九十一歲矣而筆語如此真叢席之大老人也

年月日某題

題佛鑑僧寶傳

禪者精於道身世兩忘未嘗從事於翰墨故唐宋
僧史皆出於講師之筆道宣精於律而文詞非其
所長作禪者傳如戶婚按檢贊寧博於學然其識
暗以永明爲興福巖頭爲施身又聚衆碣之文爲
傳故其書非一體予甚悼惜之頃嘗經行諸方見
博大秀傑之衲能袒肩以荷大法者必編次而藏

之蓋有志於爲史中以罪廢逐還自海外則意緒
衰落魂魄遺失其存者無幾宣和改元夏於湘西
之谷山發其藏畜得七十餘輩因倣前史作贊使
學者槩其爲書之意書旣成有佛鑑大師淨因者
曰噫嘻此先德之懿也願首傳以爲畢生之玩因
以父事佛炤以大父事雲庵而視余爲季父也因
生廬山之陽游方飽叢林參道有知見恭謹孝友
蓋其天性而醞藉雅尚若出自自然與余游餘二十

年久而益敬故余欣然授之因以謂此書當得妙
於筆札者傳之於是憑川道者敏傳願施其能傳
以伯父事佛炤以兄事佛鑑其能書乃夙習筆楮
不擇精麗飛翰如蠶食葉俄頃千字其衡斜布列
擘窠棊畫非特字工而已工詩善丹青兼衆妙而
有然未嘗以自多長坐不睡一食終日者十二年
矣人以爲難而傳以爲易久游靈源之門得其旨
要者也六月二十五日佛鑑攜此書來請記其本

末而以謂先覺之前言往行不聞於後世學者之罪也聞之而不能以廣傳同志之罪也今予既以傳次之而因又善傳傳公又成之嗚呼後世學者讀之當想見法席之盛也

題誼叟僧寶傳後

清涼大法眼禪師出世行道三十年其所示徒皆勸勉之語未嘗以法傳人非有法而祕惜實無有法耳譬如無病而飲藥病從藥生故曰一切文字

語言學者嗜著是名壅蔽自心光明然前聖指道之轍入法之階後世不聞而學則又如無田而望有秋成無有是處予初成此書於谷山時出塵庵師宐公誼叟在焉命南州傳道者錄之以衆編參定特爲善本明年春予游嶽還復過誼叟出以爲示其裝寫之精竄較之完非用意之專信道之審莫能臻是予知其閱而仰思當助發其光明俾倡其智證去先德亦何遠哉則清涼以文字語言爲

壅蔽者蓋治疾之藥耳覽者其以是窺出塵可也

題珣上人僧寶傳

予初游吳讀贊寧宋僧史怪不作雲門傳有耆年
曰嘗聞吳中老師自言尚及見寧以雲門非講學
故刪去之又游曹山拜澄源塔得斷碣曰耽章號
本寂禪師獲五藏位圖盡具洞山旨訣又游洞山
得澄心堂錄書谷山崇禪師語較傳燈皆破碎不
真於是喟然而念雲門不得立傳曹山名亦失真

崇之道不減巖頭叢林無知名況下者乎自是始
有撰叙之意凡經諸方三十年得百餘傳中間忘
失其半晚歸谷山遂成其志時長汀璩珣二衲子
來從予游錄此副本易曰多識前言往行以大畜
其德是錄也皆叢林之前言往行也能不忘玩味
以想其遺風餘烈則古人不難到也二子勉之

題宗上人僧寶傳

予撰此傳方定藁上淨三簪而東甌道人將還石

門自瀉水過谷山欵予見其書曰噫嘻此一代之博書先德前言往行具焉願手錄以示江南道侶卽挂巾屨坐夏四月二十三日錄畢以示予予歎曰夫彈冠必整衣心敬必形肅宗非至誠愛重法道其謹楷精嚴詎能至是哉歐陽率更以書畫名世見鐘太傅碑愛其筆法臥其下三笈不忍去率更嗜世間法且爾況出世間法乎宗爲法坐夏賢於率更遠甚

題圓上人僧寶傳

仰山初見耽源所傳六祖圓相卽以焚之及其授法也則有默論雲門不許錄語句而遠侍者以紙爲衣遂傳于今以是論之非離文字語言非卽文字語言可以求道也臨川圓道人少游方有志學道一鉢經行諸方其孤征絕俗雪鴻戾天仰不可及而骨董中有此錄小字薄紙畫畫精誠可以見其志也

題淳上人僧寶傳

問如何是火性答曰熱是火性問如何是水性答曰溼是水性問者欣然而有得水火之義盡於此矣又問何以謂之恕答曰如我之心以待人則恕矣又問何以謂之慎答曰心之一具德見於慎耳問者又欣然有得蓋恕慎之理極於此矣此世間義理之論也義理者心之塵垢也其去佛道不翅如百億天淵然答者有問竹林如何是法身答曰

法身無相又問如何是法眼答曰法眼無瑕爲道吾衆中所失笑者宜矣近世邪師相與傳授謂無有悟但直問直答謂之於法中不生異見紛然某布名山稱嗣祖沙門學者例無英氣往往甘心屈伏每爲之流涕宣和四年九月二十七日夜爲衆說參同契至本末須歸宗尊卑用其語處曲折引譬以發明先聖之意使忱信而虔敬者一洗其矯誣宗旨之氣而福唐太淳上人適出此編示予燈

石門是蹟 十
下爲書以付之淳能識宗則知尊卑之語不出義
理之域而悟首山獨坐無尊卑從上無一法與人
爲太老婆饒舌矣

題芳上人僧寶傳

長沙益陽白鹿大禪師門弟子季芳福唐人純靜
寡言笑年二十餘侍其師宣和四年夏于湘西南
臺寫此書三十卷寫畢以示予予曰汝師出雲蓋
西堂之門西堂爲臨濟九世之嫡孫而黃龍南公

之真子也 家辯才叢林畏仰之汝能自勤自誦
習此書玩味其旨蹤跡其行事繼之以不休則古
人豈難到哉如寫而不讀讀而不味其意徒欲粉
飾清興於道何有

題範上人僧寶傳

蚍蜉細字欲闌斑病眼臨窗看亦難八十一人閒
鼻孔那盧穿在一毫端且道有鼻孔從範上座穿
只如懷禪師無鼻孔作麼生下手若也道得西川

漏籃子一錢買三個若道不得南臺門外是湘江
題端上人僧寶傳

臨川志端上人宣和四年夏於長沙之谷山谷山
有衆而領袖者魯暗不通曉世事叢林以是凋落
端律身益敬日誦經行道暇則寫僧寶傳同學勸
經行他山要與之俱端辭以山水未暇觀正以白
業未辦爲憂同學怒棄去端怡然勿恤也明年正
月上澣日端袖此書來求題其後予告之曰一精

想中十法界種子皆具隨其所熏發而起譬之田
有稻種藉時雨以芽孽之十法界者六凡四聖謂
也今端屏絕諸緣日唯錄佛祖之語味佛祖之意
則亦熏發佛乘之種與夫游談無根疲精神於莊
孟爲陳言腐說以欺無知者異矣然能窮究其所
自使所言所履如傳八十一人者則可謂出家知
恩者予視端精緊版而聲圓若可語此者聊及之
端其勉之

題隆道人僧寶傳

古之學者非有大過人者惟能博觀約取知宗而用妙耳唐沙門道宣通兼三藏而精於持律持律小乘之學也而宣不許人呼以爲大乘師棗柏長者力弘佛乘而未嘗一語及單傳心要方是時曹溪之說信於天下非教乘之論所當雜宣公甘以小乘自居棗柏止以教乘自志竟能爲百世師者知宗用妙而已禪宗學者自元豐以來師法大壞

諸方以撥去文字爲禪以口耳受授爲妙者年凋喪晚輩蝟毛而起服紈綺飯精妙施施然以處華屋爲榮高尻罄折王臣爲能以狙詐羈縻學者之貌而腹非之上下交相欺誑視其設心雖僧牛履豨之徒所恥爲而其人以爲得計於是佛祖之微言宗師之規範掃地而盡也予未嘗不中夜而起喟然而流涕以謂列祖綱宗至於陵夷者非學者之罪乃師之罪也以苟認意識爲智證爲師者之

門望兄以輕慢之心萌矣非特然也又執已是而去取諸方賤目覩而尊信傳說故不見至道之大全古人之大體因編五宗之訓言諸老之行事爲之傳必書其悟法之由必載其臨終之異以譏口耳授受之徒謂之禪林僧寶傳書成而九疑道人道隆閱之一月而屹屹上口兩月而娓娓成誦三月而能爲末學者舉紐領夏於雲蓋閉門寢飯之外口誦而錄之非誠著於學志存於道何能臻是

哉然其爲人不甘爲啞羊苾芻混處疾之甚至於詬罵喜與有識博聞者游意所合則不問道俗千里從之嗚呼叢林博聞者旣不可人求之而啞羊苾芻動成阡陌隆雖口受吾文抱吾所集以遊諸方亦安能忘詬罵之喙乎宣和二年秋得得自山中來出此編爲示予佳其好學爲書其本末以告未知隆者

題休上人僧寶傳

泰山之鳥巢於木末九淵之魚託於沙礫嗚呼魚
鳥之微亦知附託於高深安有毀髮學道之徒而
自棄於淺陋乎季休福唐人也而得業於湘上之
南臺其師太公與予爲兄弟行其熏烝見聞有自
來矣初太遭橫逆坐園扉中百許日他法屬皆畏
酬酢之而休服勤不敢失禮逮其釋余勸度之宜
和四年正月也既受具陪衆遂寫此傳除夕捧以
來予佳其能自脫淺陋而趨高深爲題其末明年

元日也明白庵題

題英大師僧寶傳

老子曰爲學日益爲道日損者理之序也博觀而
約取厚積而薄施多識前言往行者日益之學也
如春夏之水方增川浩然不可測其際思之又思
之以至於無思如函之在頂蓋造形之極不可以
數量情識得孔子晚乃悟曰天下何思何慮如秋
冬之水縮廓然見其涯涘嗚呼叢林法道之壞無

本門是路 十五
如今日之甚非特學者之罪實爲師者之罪也學者方蒙然無知而反誡之曰安用多知但飽食默坐雖若甚要然亦去愚俗何遠予所錄僧寶傳先叙其悟道之緣又書其死生之際欲學者法前輩爲道之精而惠英大師年二十餘生海上獨挺然有志不肯碌碌而啞羊者固已憎之如十世讎矣手寫此書攜以過予予佳其勤扶此心以自此趨無上佛果如順風揚塵耳宣和四年十一月題

題所錄詩

海南道人惠英字穎孺生十有二日而失母年七齡而爲沙門二十歲從予游予所作語言徧叢林未嘗收錄而英編兩巨帙爲示既有媿於九祖欲焚去之又念英之好學爲一笑而置之然流俗寡聞見少年嗜筆硯者不背數必腹非之以謂禪者不當以翰墨爲急寧知龍勝詩流震旦
論動以億萬多爲言哉英勉之老子言爲學

日益爲道日損使其未嘗學也何所損哉如川之增者學也水落石出者損也然未易與粥飯僧論此也

題佛鑑蓄文字禪

余幼孤知讀書爲樂而不得其要落筆嘗如人掣其肘又如瘖者之欲語而意窒舌大而濃笑者數數然年十六七從洞山雲庵學出世法忽自信而不疑誦生書七千下筆千言跬步可待也嗚呼學

道之益人未論其死生之際益其文字語言如此益可自信也今三十八年矣而見雲菴平時親愛之人佛鑑大師淨因於湘中頽然相向俱老矣而故意特未老又出余少時詩句讀之想見山林之舊游處誦白公詩曰手把楊枝臨水坐閒思往事似前身

題彌上人所蓄詩

往時叢林老衲多以講宗爲心呵衲子從事筆硯

予游方時省息衆中多習氣挾磨不去時時作未
忘情之語隨作隨棄如人高笑幸其不聞過廬山
見粥上人出一巨軸讀之茫然不可諱爲多言之
戒管殷浩喜作詩不甚工嘗出示桓溫溫戲曰子
勿犯吾儻見犯卽出子詩示人粥上人不見惡願
勿傳乃幸

題言上人所蓄詩

予幻夢人間游戲筆硯登高臨遠時時爲未忘情

之語旋踵羞悔汗下又自覺曰譬如候蟲時鳥自
鳴自己誰復收錄寶山言上人乃編而爲帙讀之
大驚不復料理其訛正可爲多言之戒然佳言之
好學雖鄙語如予者亦收之世有加予數十等之
人其語言文字之妙能錄藏以增益其智識又可
知矣夫水發岷山其濫觴至楚國則萬物至滿則
合之者衆也善學者其能外此乎言公其勉之

題自詩寄幻住菴

淵明作訓子詩可以想見其愷弟而杜子美乃曰
有子賢與愚何其挂懷抱作閒情賦足以見其真
而昭明太子曰白璧微瑕正在此耳癡人面前不
可說夢豈子美昭明亦真癡耶予自居海上及南
歸寄意於一戲故語不復料理其當否今錄數首
以寄幻住庵主杜子美梁昭明猶未脫癡病幻住
其能不癡耶

題自詩

予始非有意於工詩文夙習泚濯不去臨高望遠
未能忘情時時戲爲語言隨作隨毀不知好事者
皆能錄之南州琦上人處見巨編讀之面熱汗下
然佳琦之好學雖語言之陋如僕者亦不肯遺况
工於詩者乎因出示輒題其末

題權吳中詩

世稱唐文物特盛雖山林之士輒能以詩自鳴以
余觀之如雙井茶品格雖妙然終令人咽酸冷耳

吳中下筆豪特之氣凌跨前輩有坡谷之淵源予見之未視名字輒能辯大率句法如徐季海之字字外出骨骨中藏稜讀者當置軸袖繹想見瘦行清坐時也使吳中聞此語當以予爲知言

題自詩與隆上人

余少狂爲綺美不忘情之語年大來輒自鄙笑因不復作自長沙來歸舍龍安山中無可作做學坐睡法飽飯靠椅口角流涎自喜以謂得其妙苟舍

有道人隆公雅好予管所病者時時過予終日而未嘗倦問予管所作尚能尋繹乎予引紙爲錄此數篇以遺之而戲之曰管達觀禪師居京師士大夫相從者皆以能詩答話多之觀笑曰解答諸方話能言五字詩二般俱好藝只是見錢遲隆公曰果爾吾不復耳坐客皆笑之隆字默翁湘中清勝者也

題珠上人所蓄詩卷

予於文字未嘗有意遇事而作多適然耳譬如枯
株無故蒸出菌芝兒稚喜爭攫取之而枯株無所
損益寶峯珠上人湛堂公之高弟其爲人精敏能
辦事於佛事欲營之蓋不知艱嶮爲何等物在叢
林中爲衆推蓋其氣不受控勒口涉園夫李商老
每於人物特慎許可而贈珠以詩曰歎玉渥洼種
者佳湛堂之有子也

題華光鑑湖圖

予建中靖國游西湖航西興游浙東以病不果甚
以爲恨讀東坡詩見山川之精神如兒稚對蜜知
其甜今觀鑑湖圖如華光戲以蜜置舌書間耳涌
師俄收之而去兒稚雖癡然亦知蜜不可如飯嘗
食之也

題墨梅山水圖

華光老人眼中閣煙雨曾次有丘壑故戲筆和墨
卽江湖雲石之趣便足春色不可收畜也而此老

人藏於耐寒凍枝頭一時高韻譁於士林而其所畜又其尤精選也以病舉以付其子湧湧如獲夜光炤乘千里以書誇於予不有是父安得此子哉歐陽率更見索靖碑因畱不去竟寢其下三簣文字畫刻是中安得美味而嗜好有如此者予初大怪之及視湧之好尚率更要不足怪也

題墨梅

華光作此梅如西湖籬落間煙重雨昏時見便覺

趙昌寫生不足道也

題蘭

無人自芳之態此老何從見之豈曾次有此風葉蕭散乎

題公翼畜華光所畫湘山樹石

予習湘山者也日與樹石爲伍華光畫樹石而不畫我何哉公翼仕宦三十年而貧在我上篋中唯墨梅樹石數軸其人品可以想見

題橘洲圖

公翼愛橘洲而使華光圖之予家於湘西開門則
漁汀斷岸不呼而登几案間蓋湘西皆吾畫筭書
此以誇公翼云

題平沙遠水圖五首

公翼詩云蕭然野趣忽在手彷彿江南煙雨村此
殆筆端能生煙雲非曾次有江山何能作此語

又題公翼所畜

歐公嘗語客曰坐而隱者不知巖石雲泉之妙王
公貴人圖江山臥而披之蓋荆山之人以玉抵鵲
而秦乃割其十五城以求璧豈世以希見爲貴初
無定情耶予生長山林而目不自觀公翼賢士大
夫也其希見而盡畜之宜矣

又宣上人所蓄

華光滴露寫寒枝幻出平遠士大夫厭飫富貴之
餘見之收蓄可也道林清富宣師開軒瀟湘江山

石門是蹟 二十二
不呼而登几案間步林麓嗅梅尋柳嘗應接不暇
乃袖而寶祕之也好事無乃太多乎哉

又惠子所蓄

好在華光真子過于雲屋之間春色都隨談笑袖
中仍有湖山宣和元年十二月初五日惠子出其
師所作湖山平遠曰此蓋老人得意時筆也予平
生無所嗜山水少年游戲錢塘眷湖山之勝欲老
焉以詩寫之不能肖逮今衰暮雖與華光善得其

戲筆必爲人持去惠子呵予不能善祕之予曰凡
四海九州山川煙雲皆吾畫筭也奈何爲兒戲畜
紙墨間乎惠子笑曰公懍恍大言蓋其天性然爲
題此紙於是書六言付之

又稱上人所作

宣和元年十二月初吉日里道人稱公絕湘來過
予時江寒欲雪小室誼譁良久出畫一軸蓋橘洲
斷岸平遠之圖華光墨梅別館之兒稚也稱妙思

如此力之不已當不減華光口占曰袖裏兩枝煙
雨門前一片瀟湘

題華光梅

華光紹聖初試手作梅便如迦陵鳥方雛聲以壓
衆鳥東坡見之如黃梅視無姓兒便肯之無姓兒
今將以衣鉢授嶺南撩予惜黃梅破頭老人不及
見也圓禪者當還舉似乃翁問甘露滅法喻齊否
政和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夜石門精舍題

題石龜觀壁

余家筠溪之上去城餘百里兒時聞城中塔成欲
往觀焉因先君行坐余於力謝三肩上至石龜觀
謝三者給余曰當先拜石龜乃能見塔不然終不
可見余曰儻爾汝何不拜曰我已嘗拜之汝既童
子又後至法當拜於是再拜入城幸見塔而心喜
謝三肯余先也後三十年過焉視石鳥龜良無恙
摩挲以追繹前事爲大笑吾亾友胡汝霖民望生

撫之金谿七八歲時隨兄入城忽不知所在使人尋已在寶應寺前看泥力士矣余每以戲之而忘余亦有此患乃以炭書其壁曰須知泥力士不減石鳥龜忠子民望里人也書以示之

題廬山

余十五六時游北山謁準禪師殘僧三四輩草屋數椽殆不堪其愁準老而喜飲時醉一樽則擊磬禮觀音空階夜雨彌月不止後二十五年余還自

海外過此而山川增勝樓閣如幻出大鐘橫撞淨侶戢戢而真隱方開石門法道于此余乃服其老且不衰矣重九前三日秋陰皆當時清絕之象而有今日適悅之情遂書此

題天池石閭

績茂功與德洪覺範道人自虎谿屏人乘入資聖庵少焉歷石門澗錦繡谷窮高陟險遂至天池致敬普見如來獲紫金光明之瑞越翌日齋罷作

禮而退聞佛手巖寶林峯之勝一一登覽其上望
擲筆峰下瞰聖寺經巖神刻玉削不知幾千仞而
江流吞天山接平野雲煙開合一目千里茲實匡
廬第一境隱然爲天下奇觀也薄晚投宿化城回
望杖屨所經蘿逕鳥道杳然在層崖絕壁之上殆
非人間之游也此身儻未變滅要當結廬以終

題浮泥壁

空印禪師以宣和二年十二月偕余謁從禪師於

芙蓉峯累石於玉淵之上以爲塔酌泉賦詩暮夜
矣遂宿焉次日從公追余二人杖屨下危峯自關
山谷中並澗行十餘里兩山爭倚天煙霏層疊自
獻部曲斷續行九地底水聲砢砢如千乘車挽而
起仰望晴虛如展匹練旣出谷沃野夷曠遂飯于
木陰空山暴寒雪意濃甚跣而渡澗者十八九入
石門已夕山中之人炬而來迎及寺已二鼓矣秉
燭夜話如夢寐中住山宣公云常有虎來月黑踰

石門題跋 二十七
垣而去空印使余記之遂書

題清修院壁

管余庵于湘西與希一爲隣相歡如价密宣和四年冬希一遷于茲山然每會面夜語達旦七年秋余將歸老玉峯之下來謁別爲畱兩管言意俱盡而情則有餘桑下三宿前聖丁寧者正箴余今日之病曉陰閣雨千掌在有無中出山有不勝言者中秋後二日題

題白鹿寺壁

希先昔游公卿間與鄒至完曾公袞蔡子因吳子野厚居自江左還南嶽庵方廣十年叢林高之湘南使者勸請開法此山希先持一鉢欣然而來旣至屋老過者疑將壓焉殘僧纔十許輩大率如逃亾人家未五白殿閣宇室間見層出如化城如梵釋龍天之宮從空而墮人間此邦之檀信往來之士大夫太息以爲勤不知希先蓋遊戲也余自長

石門是跡 二十八
沙來館余四管時故人傳彥濟試手作邑攬姦摧
滑民驚以神當暇日攜僚佐時時舟而至其登高
臨遠烹茶賦詩則茲山之風月未至乾沒也

題觀音院壁

祖師相授法者三世塔廟在淮山從之游得
道者多庵於蒼巖大林之間路由蘄春真身存者
無慮八十餘處黃於蘄爲接壤太平興國初僧昭
信始見琳公於大石之間大安龜頭相繼而出竹

龍之東石尉村有古松兩株參天合抱邦民歲禱
雨暘於其下其應如懸響垂拱初耆舊相傳爲觀
音院嗚呼豈非祖師之門得道出世於茲已嘗建
寺毀壞而不可考者乎有僧祖欽投牒疏其事於
郡太守待制韓公駒欣然給據付之使中興其院
欽敦厚坦夷道俗愛之翕然而成余建炎元年

過焉到門却立縱望雲間萬峰來朝茲地也其

興乎

石門題跋卷之二

跋唐明皇傳

初明皇聞元魯山之歌歎曰賢人之言也聞左璫
訢道迎宋璟不爲璟禮則益知其賢何其明也及
聞祿山曰胡家不知有父但知有母便遂信之何
其暗也孟子曰養心莫大於寡欲欲少縱之則反
易如此然能割所甚愛以寧天下與漢高帝鑄印
銷印遲速一間耳此其所以再造唐室也

跋狄梁公傳

秦攻魏破之殺魏王瑕誅諸公子而一公子不得
乃令魏國曰得公子者賜金千鎰匿之者罪至夷
公子之乳母節乳之俱逃而魏故臣有識乳母者
曰乳母無恙乎乳母曰嗟乎吾奈公子何故臣曰
今公子安在吾聞秦令曰有能得公子者賜千金
匿之者夷乳母儻知其處盍不言乎乳母曰吁我
不知公子處借吾知之終不可言故臣曰魏國正

破亾族已滅矣尚誰爲乎乳母吁而言曰夫見利
而反上逆也畏死而棄義亂也恃逆亂以求利吾
不爲也遂抱公子藏大澤中故臣告秦軍秦軍追
見射之乳母以身蔽矢著身者數十乃俱死秦王
聞而貴之葬以卿禮東漢李善南陽李元奴也家
疫死止孤兒續始生數旬而貲以萬數奴婢其議
謀殺續分其產善潛負續逃亾隱山陽瑕丘界中
親自哺養乳爲生漣續雖在孩抱奉之不異長者

有事輒跪請白然後行之續年十歲善與歸其邑
修理舊業鍾離意時爲瑕丘令上書薦之光武詔
善及續並爲太子舍人魏節乳母漢李善古之奴
婢也而其所爲卓越如此予聞虎生三日其氣食
牛馱馱七日而超其母蓋其種性殊特不幸而趣
異類中耳若二人者殆功名富貴者事也又可以
品類拘之乎唐則天皇后受夫顧託而欲奪以自
有哥舒翰提兵三十萬而北面事賊此真奴婢豈
實能功名富貴者乎

跋北里誌

春秋傳書六鷁退飛石隕五微事也何足書乎先
儒曰聖人之意以謂如鷁與石無預於道德性命
之理且猶謹嚴詳次如此況道德性命乎北里誌
戲劇之文而達道較證藏之豈五石六鷁之意乎
舒王曰司馬君實平生大過人者臨事不苟於達
道亦云

跋達道所蓄伶子于文

風行水上渙然成文者非有意於爲文也余讀此傳蓋通德娓娓而語子于筆追而書之非有意也然通德所論惠男子殆天下名言吾以謂子于之室有此婢如維摩詰之有天女也達道手較諸書而此本最美非好古博雅何以至是司馬君實無所嗜灯獨畜墨數百兩或以爲言君實曰吾欲子孫知吾所用此物何爲也達道之畜書其亦司馬

之墨癖也

跋邴根矩傳

孔北海年十六時能舍匿山陽張儉事泄兄弟及母三人爭死竟坐兄褒北海因是顯名遼東太守公孫度欲殺劉政政先依根矩匿之月餘以付太史子義既而謂度曰政已去君之害豈不除哉度曰然根矩曰君之畏政者以其智也令政已免智將用矣尚奚拘政之家不若赦之無重悲也度

乃出之棄又資送政家皆歸故郡嗚呼東漢號多
氣節之士其天性哉方張儉劉政之窘而遇北海
兄弟太史子義根矩雖困於亨蓋其平生取友護
助何所憾焉韓退之誌柳子厚愛其請代劉夢得
播州曰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
悅酒食遊戲相徵逐翊翊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
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言死生不相背負空若
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
落落窅窅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
此空禽獸所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使聞
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予聞退之之言太過及
親嘗之乃知此曹今古一律也俗能過之安能已
之哉

跋魯公與郭僕射論位書

魯公作字多擘窠大書端勁而秀偉黃魯直云此
所期無不欲高焰千載者此帖草略匆匆前所未

見開軸未暇熟視已覺粲然忠義之氣橫逆而點
畫所至處便自奇勁公嘗謂盧杞曰朝廷法度豈
更堪公破壞也於此又曰朝廷綱紀須其存正凜
然想見其爲人蓋公所遭之時如此而所守之道
不得不然故倉卒未敢忘國之綱紀也余私有感
於中者因記於此

跋杜子美祭房太尉文藁

房瑄之賢盧杞之不肖讀其傳曉然易分也然睢

陽之敗由瑄魯公被害杞實使之按二者之設心
則終不能優劣而甫稱瑄之材雖困蹇以死益堅
壯非忠義激烈篤於自信其能爾耶疑史記賀蘭
不予南霽雲兵事若不直雖然哥舒翰之臣祿山
天子西奔天下怨之而高適乃表雪其事稱舒翰
忠義有素而以病奪其明將軍三十萬而低首事
賊非叛乎從而文其罪非欺乎而甫亦嘗以舒翰
適爲賢豈史皆不足憑而甫之稱無不真者耶

跋東坡山谷帖二首

東坡山谷之名非雷非霆而天下震驚者以忠義之効與天地相始終耳初不止於翰墨王羲之顏平原皆直道立朝剛而有禮故筆蹟至今天下寶之者此也予於雲巖訥室觀此帖皆其海上窮困時自適之語然高標遠韻凌秋光磨月色令人手玩一飯不置若訥當藏之名山以增雲林之佳氣前代尊宿火浴無燒香偈子山谷獨能偈之初見

羅漢南公化作偈其略曰黑蟻旋磨千里錯巴蛇吞象三年覺天下衲子聽瑩十年晦堂曰魯直作此有據乎亦意造爾山谷曰吾聊爲叢林戲耳晦堂大笑曰豈可以般若爲戲論乎山谷始悔前所學未登本色鑪鞴乃卜居于庵之旁方知晦堂真不請之友耳今讀此書乃是未見晦堂時語也不然安有吹劔語乎

跋東坡與佛印帖

東坡騎鯨上天去十九白矣平生文章流落世間者所在神物護持然士大夫罕蓄之多見山人野士之室汝水收禪者出此帖示予雖其一期醅酢之語而謙光燭人三復之想見幅巾杖屨條然行儋石水溢間如淵明在柴桑斜川時某題

跋東坡平山堂詞

東坡登平山堂懷醉翁作此詞張嘉甫謂予曰時紅粧成輪名士堵立看其落筆置筆目送萬里始

欲仙去爾余衰退得觀此於祐上座處便覺煙雨孤鴻在目中矣

跋東坡與荆公帖

予嘗見東坡與荆公帖謂少游曰願公稱揚之使增重於世又舉魯直自代表曰魁壘之才足以冠絕天下孝友之行足以追配古人是四老俱登鬼錄覽此翰墨尚足以增山川之勝氣也

跋東坡老木

東坡婆娑林丘如此老木而山谷以筆端之口爲形容之華光鉢囊中乃一時頓有此兩玉人耶

跋東坡忱池錄

歐陽文忠公以文章宗一世讀其書其病在理不通以理不通故心多不能平以是後世之卓絕穎脫而出者皆目笑之東坡蓋五祖戒禪師之後身以其理通故其文渙然如水之質漫衍浩蕩則其成亦自然而成文蓋非語言文字也皆理故也自

非從般若中來其何以臻此其文自孟軻左丘明太史公而來一人而已然予有恨恨其窺夢幻如霧見月雖老而死古今聖達所不免譬如晝則有夜而東坡喜學煉形蟬蛻之道期白日而骨飛竟以病而歿使其如魯仲連之不受萬鍾之位而肆志則寧復有遺恨哉佛鑑能珍敬其書則其趣味乃真是山邊水邊之人與夫假高尚之名心悅孔方道人者異矣

跋東坡緘啟

東坡海外之文中朝士大夫編集已盡雖予之篤
好者亦以爲無餘矣佛鑑輒出此帙爲示皆中朝
士大夫集中所無者山林之人泯泯枿枿若無所
用而其志好尚亦清絕哉譬如無雲之月有目者
皆愛仰之況斯文乎

跋東坡書簡

王逸少骨鯁顏平原剛正兩公皆有立朝大節而
後世以字畫稱予嘗嗟憐之然名德之重故世珍
其筆蹟蓋理之固然東坡之於王顏又其逸羣絕
塵者其法權極可寶祕宣和四年人日覺慈軸以
來示予予忻然喜其嗜好若可教也

跋山谷所遺靈源書

熙寧元豐之間西安出二偉人徐德占一旦興草
萊與人主論天下事若素宦於朝黃魯直氣摩雲
霄與蘇東坡並馳而爭先二公皆名震天下聖世

石門是路
十
第一等人也而詩詞所寓翰墨之妙拳拳服膺於
靈源大士如此則知彼上人者必有大過人者耳
一以達摩正諦不斷才一縷爲憂一以願得一雲
門爲言豈非念其所負不可以蹤蹟者耶高安道
人誼叟久從之游蓄此書出以示予予祝之使藏
之名山庶百千年之下知江南道德所在未全寂
寥也

跋山谷雲峰悅老語錄序

山谷筆回三峽不露一言雲峰舌覆大千更無剩
法笈日龍山父子雖被熱瞞今朝虎溪兒孫應增
冷笑咄寒山子道底

跋山谷筆蹟

山谷爲予言自出峽見少年時書便自厭此帖在
龍舒時作自然有一種勝氣未易與俗人言也當
有賞音耳

跋山谷帖

山谷翰墨風流不減謝東山而書詞鄭重傾倒於
華光如此予疑百世之下有讀之者知華光後身
支道林哉

跋行草墨梅

山谷醉眼蓋九州而神於草聖華光道價重叢林
而以筆墨作佛事兩翁並軸如夏口松下見婁師
德永禪師像於邢和璞甕中耳

跋橘洲圖山谷題詩

予棲遲橘洲斷岸甚久別來無夕不在夢偶開軸
見之如倚法華臺引鏡也讀山谷語如幅巾相從
道林路時

跋山谷五觀

舒王在鍾山多與禪者游王以宗乘關捷問之莫
不瞠若若以膚淺問之莫不聽瑩於是大訝其寡
聞嘗問一僧五觀法使誦之往往不能句者嗚呼
非施法之過學者亦罪焉以其不能從師授也山

谷冠冕道德偉俊聳于縉紳宐其倚花叫飲高追
晉宋風流之游方其窮約乃知跣趺而食又作觀
法非直已好之且欲移於天下其信道爲法之勤
可謂透脫情境者耳逢原畜此疾欲以示學者庶
幾其有能動心者耳

跋黔安書

王家父子翰墨流落後世不少而所見皆弔喪問
病之帖豈其得意之書已爲當時賢士大夫所藏
世不得而見之耶弼上人處見黔安青石牛帖皆
與村落故人語然其傲睨萬物之意不沒更百年
後斯帖當亦貴耳

跋山谷字二首

山谷初見鄂渚舟至長沙時秦處度范元實皆在
予自三井往從之道人儒士數輩日相隨穿聚落
游叢林路人聚觀以爲異人今餘二十年予再游
長沙山林間往往見其筆札此帖此簡前嘗見之

宣和二年秋八月至法輪竦上人出以爲示玩之
不忍置魯女有遺荆釵而泣者路人笑之曰以荆
爲釵易辦女乃泣何也女以手掠髮曰非以其難
致也以其故舊耳予所以玩之者實鍾魯女泣荆
之情

山谷初謫人以死弔笑曰四海皆昆弟凡有日月
星宿處無不可寄此一夢者此帖蓋其喜得黔戎
有過從之詞其喜氣可搏掬山谷得瘴鄉有遊從
其情如此使其坐政事堂食者下萬錢以天下之
重則未必有此喜也

跋珠上人山谷醮池詩

予紹聖初畱都下聞士大夫藉藉誦青石牛詩而
此四絕尤著聞恨不見此老閱三年遊石門林下
識君實骨面善談笑相從最久時珠禪垢面不襪
然已超卓後二十餘年予還自海外而君實化去
久矣丁酉坐夏洞上有鴨步而至者問之乃吾向

所識不襪公也於是甘吾老矣夏休珠將經行湘
山袖此卷來讀之龍蛇飛動凌跨韓柳之氣糠粃
王侯之韻如其無恙時陰晚坐覺山川增勝爽然
忘其孤廢也湘山多高人識青石牛甚衆珠可以
示之使其韻摩搏衡霍固不佳哉

跋與法鏡帖

山谷作黃龍書時與予同在長沙碧湘門外舟中
今餘年佛鑑出此以示予曇諦見前身塵尾山谷

醉中仙去此帖墮空之垢被也

跋石臺肱禪師所蓄草聖

少游此詩荆公自書於紈扇蓋其勝妙之極收拾
春色於語言中而已及東坡和之如語中出春色
山谷草聖不數張長史素道人遂書兩詩於華光
梅花樹下可謂四絕予不曉草字開卷但見其雷
砰電射揭地祇而西七曜耳吁哉與也政當送與
龍安昭禪師使一讀之

跋山谷筆古德二偈

此兩詩唐智閒禪師所作也世口膾炙之久矣而莫知主名豈山谷未敢必誰所作耶覺思示山谷在華光時筆此翁以筆墨爲佛事處處稱贊般若於教門非無力者也今成千古爲之流涕書之

跋山谷雲庵贊

雲庵住廬山時山谷過焉相與游鸞溪坐大石上擘窠畱題其法喜之游如黃檗裴公乃作此贊後

二十餘年得於衡陽毛氏之家持以還長沙開法長老覺慈實其的孫時年二十三歲卽以付之臨濟正脉使流通不斷乃無所媿此贊其敬之哉宣和五年中秋前一日題

跋東坡山谷墨蹟

予自南來流落山水久不見偉人便覺曾次勃土可埽宣和二年冬涌師於湘西古寺中出以爲示如見蘇黃連璧下馬氣如吐霓也

跋山谷字

山谷翰墨妙天下蓋所謂本分鉗鎚至於說禪自到於三老之後則似攙奪行市奇傑之氣光風霽月如珥立殿陛之下何其炤曜哉漳州正道書記於東山雪朝出以相示便覺增清山川精神秀發道雖一枝一鉢求實於已者無有然骨董箱有此軸殆可與連城炤乘爭價也

又詩

山谷論詩以寒山爲淵明之流亞世多未以爲然獨雲巖長老元悟以爲是此道人村氣而俎豆山谷靈源之間也已可驚駭乃又能斷評詩之論殊出意外此寒山詩也以山谷嘗喜書之故多爲林下人所得顏平原方乞米而山谷已謝得米要之非胡椒八百斛之家也

跋叔黨子

王子敬童稚時作字行草已超故方引紙著腕右

軍從後掣其筆不獲乃歎曰是兒他日名當大成
予觀叔黨行草皆蟬蛻墳塵之類筆法通亞乃翁
矣惜其早世不秋庸詎不以此郎媿子敬耶邵陽
儉上人雨歇攜此帖見過條然如見父子角巾竹
杖行小港榕林之下不勝清絕建炎二年三月十
八日

跋本上人所蓄小坡字後

雞蘇本草龍腦薄荷也東吳林下人夏月多以飲

客而俗人便私議坡誤用雞蘇爲紫蘇可發吳儂
一笑予將發鸞溪上人以此軸爲示筆勢飛動皆
學坡而未臻坡嶮處者要之如馬巷中逢王謝家
子弟步趨狀貌蘊藉風流有自來矣覺範題

跋了翁詩

仁者難逢思有常平居慎勿恃何妨爭先世路機
關惡近後語言滋味長爽口物多終作疾快心事
過必爲傷與其病後求良藥不若病前能自防

右了翁送其姪剛勝柔詩勝柔過南昌出以爲示
曰伯氏祝曰儻見覺範使爲汝說破予曰翁欲汝
知口只好喫飯耳

跋了翁書

宣和二年夏得翁書前去無日矣能復一來相見
乎翁平生剛方吐言如刀鋸而此書若悽冷私怪
之明年四月遣書走山陽八月人還云翁方發書
日下世矣蓋四月九日也聞之酸鼻累日翁視死

生一戲耳予重爲天下憐此人品翁知國如陸忠
公臨大節不奪如顏魯公文章光明瞻博如白樂
天通達宗教如裴公美然四公者皆享富貴建功
名死無遺恨而翁兼四公之長而以一片不能復
遂坐廢三十年予所以追悼而不去心也八月七
日方飯僧薦冥福病臥刺然刀畫而南州珠上人
攜此軸來讀之而長歎哲人逝矣予何所稅駕乎
此去死生一決耳珠包腰一鉢苦硬有膽氣而能

存門是跋 十九
蓄此書今叢林禪和子以爲何種故紙然則珠殆
亦有佳處因爲流涕而書之

跋瑩中帖

瑩中竄海上而名震天下不減司馬丞相之在洛
中時平生多與山林之人游處處見其翰墨雖戲
語亦如雪中春色予觀堪公所蓄答仰山真慧禪
師簡重而謹嚴如其爲人味其立朝盡節無媿宋
廣平陸宣公也

跋瑩中詩卷

了翁佯狂垢汙不擇香臭而至山水間便能賦山
礬墨梅乃爾暴清絕耶予政和春過衡陽道權出
以相示如見抵掌談笑時

跋江表民願文

世尊論學道特言富貴爲難表民官爲左司風節
凜然天下畏仰貴顯矣而與其夫人俞氏一飯奉
身清淨自活畢世真如德生童子有德童女豈特

求於今爲鮮雖從古人中求亦無有也予閱其願
文廣大堅固深切著明眞黑暗崖之火炬生死海
之舟楫爲之序者淨慈禪師退然才中人而以大
法爲已任如雪竇爲之跋者延平了翁立朝正色
剛而有禮愈斥而愈忠如魯公皆表民之友也而
三友者聯翩欲刪去予而自游普賢願海又可乎

跋李商老詩

予至石門杲禪出商老詩偈巨軸讀之茫然知此

道人蓋滑稽翰墨者也又欲入社作雲庵客試手
說禪便吞雲門臨濟如虎生三日氣已食牛衲子
譁曰甘露滅非錯下注脚

跋徐洪李三士詩

陳瑩中嘗問予南州近時人物之冠予以師川駒
父商老爲言瑩中首肯之駒父戲効孟浩然作語
如王謝家子弟風神步趨不能優劣商老和之如
劉安王見上帝大言不遜豪氣未除獨師川有句

在暮山煙雨裏西洲落炤中未暇寫也

跋蘇子由與順老帖

子由每多疾病則學道宜多憂患則學佛宜常坐
黨人兩謫高安多與山林有道者語知其爲排遣
憂患者也順老子時拜之又吾雲庵賢之滴然流
涕而書云

跋張七詩

玉不可種也而孝之至則種玉亦生泉不可呼也

而忠之至則呼泉亦測虎不可使令也而有德者
役以橐經乙不可教誨也而有義者致其同室予
觀兩張之詩引物連類折之以至理而秀傑之氣
不沒讀之使人一唱三歎豈筆端有口之徒歟

跋高臺仁禪師所蓄子宣詩

曆公以功業著詩律傳者少自廢放山林間與衲
子遊其語便爾清熟此柳子厚所謂詩人以窮乃
工殆非虛語

跋道鄉居士詩

道鄉以說禪口談醫國法門雷霆一世初非以詩鳴也而此詩句句有法蓋其胷次如春之盎盎著物成容今既已矣萬人何贖哉儼師題于衡山之麓

跋鄒志完詩乃其子德久書

道鄉文章種性自然如五色鳳此詩乃浴天池時容光也其雛筆法已能追蹤山谷之氣讀之令人想見蹇驢風帽如宗武扶子美醉吟詩也

跋四君子帖

秦少游舌頭無骨王定國察見淵魚山谷口業猶在道鄉習氣不除華光不語如雷

跋呂鎮公詩

右惠炤院見太師鎮國呂公畱題一首深清雄麗有愛君報國之志時公方尉新昌實生太尉吉甫以道德爲神考所敬與舒王上下議論遂參大政

文章翰墨雷霆一時福祿壽考逮事三朝天下學者宗之管李邵以高才博學爲南鄭幕門侯吏而其子固爲東漢名臣豈所謂隱德報應不身嘗之而及其子孫者乎予於太師鎮國公亦云

跋李豸弔東坡文

東坡以建中靖國元年七月二十七日歿於常州時錢濟明侍其傍白曰端明平生學佛此日如何坡曰此語亦不受遂化李豸爲文以弔之曰道大

難名才高衆忌皇天后土知平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載英靈之氣士大夫稱其詞該而美今錄以示常道人亦可以舉似山中諸道友也

跋養直可師唱和真隱詩

予久不見養直時時想見其墮憤醉時忽閱此詩如行野渡春色中雖盎盎醇醲然終有一種清絕氣味可上人語迅快如漱壑夜泉響埽窗春霧空不類菜肚阿師語仲伯連璧士也而皆友吾吳中

傳曰觀其所以游因以知其爲人吾於吳中亦云

跋養直詩

宣和三年三月予遷居水西南臺寺初六日顛風攪林東軒小寢俄大雨起步脩廊復坐頽然昏睡南州道崇難者持此軸來隱几讀之如觀飛菟頓塵追風趁日也然其詩詞所及皆予故人而予亦嘗落憫憐中蓋方竄海外時帖也管曾魯公問予曰蘇養直聞齒少而詩老恨未識之子見其詩否

予曰李太白詩語帶煙霞肺腑纏錦繡以予觀養直之詩逮又過之魯公駭予此論今數詩惜公不見以驗前語耳

跋謝無逸詩

臨川謝無逸布衣而名重搢紳於書無所不讀於文無所不能而尤工於詩黃魯直閱其與老仲元詩曰老鳳垂頭噤不語枯木查牙噪春鳥大驚曰張晁流也陳瑩中閱其贈晉安禪師詩曰老師登

堂搥大鼓是中那容嗇夫喋歎息曰計其魁傑不減張晁也二詩於無逸集中未爲絕唱而陳黃已絕倒無餘惜其未多見之耳然無逸又喜論列而氣長詩尚造語而工置於文潛補之集中東坡不能辯文章如良金美玉自有定價殆非虛語也予方以罪謫海外無逸適過廬山見吾弟超然熟視久之意折曰吾此生復能見覺範乎語不成聲乃背去後三年予幸蒙恩北還而無逸乃棄予而先

焉因與超然對榻夜語及之不自覺淚殷枕也嗚呼無逸東隣有甯生者二十餘以鏤刻爲菩薩像每過無逸恬退趨去俄游京師以其役得將仕郎而還華裾細馬閭里聚觀無逸出門值之爲避路門弟子爲不懌累月嗚呼無逸有出世之才年未五十一命不沾殞傾大命曾東隣甯木工之不若嗟乎惜哉

跋無盡居士帖

無盡登庸百僚畏讐坐政事堂德長於兩府諸公
自劉中書吳門下皆昆弟畜之觀其退歸山林與
衲子游書詞諄諄不翅如骨肉然賢者莫不怪之
安知此老人以法爲親乎龍安炤公倚公之風遂
託名不朽其亦老贊公盧玉川希上人之流亞也
耶

跋蔡子因詩書三則

歐陽文忠公嘗非笑肥字而誇杜子美獨貴瘦硬

東坡作詩曰杜陵論書貴瘦硬此論未工吾不平
豐妍瘦容各有態飛燕玉環誰敢憎子因此帖可
謂豐妍者也觀其俊氣橫逸不受富貴鞚勒之韻
宐從古人中求宣和元年十月八日臨川瞻上人
出以爲示便覺神魄飛越於鐵甕城之下瓜洲杳
靄之間

文章天下第一數東坡子因蔡氏子弟而飲食夢
寐以之其種性妙非習俗所能移使東坡而在見

子因當不減張曲江之與李泌也

予久不見夢蝶偶得此詩湘西山水間時松風盤空林月滉蕩如顧虎頭對劉琨展其画像也

跋李商老大書雲庵偈二則

商老以大父事雲庵以伯父事天寧則予蓋其叔父也仰山曰東院師叔若在惠寂不到寂寞商老寂子後身也然甘露滅固未死而商老與其弟未嘗不啼飢其大言以詬罵魔佛高自許可蓋習氣

也

近世要人達官其氣焰摩層霄而門可附而炙手者不翅百千然其語言翰墨人見之皆如拒頑百姓見催租文引恚視之不棄擲幸矣商老灌園修水之上而筆畫一出人爭傳寶以相矜誇吾是知道德無貧賤也覺慈生一十年去年從余而知有商老偶出所畜一軸見嬉喜而書其尾且以雪道向無知之恥云

跋韓子蒼帖後

蘇東坡伯仲文章之妙無媿相如子雲而其見道之大全則楊馬瞠若乎後子蒼文字師法蘇氏西蜀後來之駿也讀其問炤公向上一路後炤未見謂語予為代之曰不辭向汝道只恐撞見劉幽求大帽壓耳手提油子蒼他日見之定是無語

跋太師試筆帖二首

此帖骨氣深穩姿媚橫生其得意時筆也不然何

其如行雲流水之間暇也予臥疴逾月偶閱之覺疴不辭而去乃知檄愈頭風非虛語耳

予觀太師楚國公之書骨含富貴積學之至神氣蓋人然付其姪以寶公詩其外護欲傳之子孫為無窮家法也

跋公衮帖

見蛇鬪而筆法進聞雞聲而遂能神東坡以謂寧有存法與神于胷中而能學書者乎予觀公衮行

草旣不用法亦不祈其神媿媿意盡則止耳

跋三學士帖

秦少游張文潛晁无咎元祐間俱在館中與黃魯直居四學士而東坡方爲翰林一時文物之盛自漢唐以來未有也宣和四年七月太希先倒骨董箱得此三帖讀之爲流涕嗚呼世間寧復有此等人物耶

跋蘭亭記并詩

宣和四年夏彌月不雨稻田龜兆出予晨興垂頭坐西齋方與造物者游而廚丁聿來告米竭予作白眼久之希先送此軸來索跋欣然見王子敬諸君子忘其廚丁廚丁求與決予曰當以三篋用事正不必逼人也

跋荆公元長元度三帖

予兒時劇於隣家見壁間有詩曰是非不到釣魚處榮辱常隨騎馬人今日見此三帖偶憶前句

跋百牛圖

畫工能爲神鬼之狀使人動心駭目者以其無常形無常形可以欺世也然未始以爲貴唯犬馬牛虎有常形有常形故畫者難工世之人見其似則莫不貴之畫牛之法徑寸者不刷毛予觀此圖非特入法凡百尾喜怒俯仰小大伏立趨並浮鼻荷痒盡其情狀意非畫師殆高人韻士以寓其逸想耳予老住江村而比道林嶽麓之富其牛每以谷量日夕蓋拾礫追逐叱叱於田畝之中厭飫矣而全美乃以此軸爲示何哉予以湘西之雲場爲畫筍則全美必以此圖爲作

跋周廷秀誦唱詩

宣和二年初吉日子送客松下淺丘縱望廷秀一髯男子但是時湘西雪盡衆峯蒼然我與廷秀皆是畫圖廷秀袖出與張公誦唱之詞讀之便覺與衆峯爭秀豈其媿從聚落中來故以此句彈壓清

石門是跋
三十一
跋古閣
境耳

跋順濟王記

東坡嘗自定武謫英州夜宿分風浦三鼓矣發運
司知有後命遣五百人來奪舟東坡曰乞夜櫓及
星江就聚落買舟可乎使者許諾卽默禱順濟王
曰軾往來江湖之上三十年王於軾爲故人故人
之失所當哀憐之達旦至星江出陸至豫章則吾
事濟矣不然復見使至則當露寢浦漵言未卒風

掠耳篙師升颿颿飽炊未及熟已渡楊瀾泊豫章
日亭午嗚呼順濟之威靈爲江湖之益者不可悉
數獨分風送東坡南去此心日月不能老也其英
特之風不減李逢吉禮陸宣公也

跋李成德宮詞

唐人工詩者多喜爲宮詞天階夜月涼於水臥看
牽牛織女星玉容不及寒鴉色猶帶朝陽日影來
世稱絕唱以予觀之此特記恩遇疎絕之意於凝

遠不言之中非能摸寫大平藻節萬物讀成德所作一百篇知前人之未工也其收拾道山絳闕之春色刻畫玉樓金屋之情狀使海山瀕海之人讀之如近至尊非其才當世何以治此上元日題

宋僧能工詩文者不少輒有所附托以名天下如惠勤因歐陽永對道潛曰蘇子瞻秘演曰石曼卿雲丘曰陸放翁祖可因徐師川長吉曰林和靖不得盡錄皆非能特立者也求

如雷霆發聲萬國春曉者惟洪覺範一人而已謝無逸稱其得自在三昧於雲菴老人故能游戲翰墨場中呻吟罄欵皆成文章陳瑩中喻其如山川之有飛雲草木之有華滋于道初不相妨未知覺公下一註腳否客有謂予輯蘇黃鼉陸諸家題跋不應置此佛門史遷予亦不暇深辨戲畲云西園雅集凡十有六人皆名動四夷之雄豪倘未得圓通大師

披袈裟坐蒲團而說無生論不令一坐無色
 邪客亦首肯而去然笠澤老人嘗云此卷不
 應攜至長安逆旅中亦不許貴人席帽金絡
 馬傳呼入省而觀海隅毛晉識

石門題跋卷之二
 終



